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四

炎徼紀聞

岑猛

錢唐田汝成撰



岑猛者廣西田州府土官也。有叙武陰侯岑彭後。宋元間世為安撫總管等官。洪武初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為立。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而溥為知府。溥一子長猷。次猛。弘治六年九月。猛以失愛弒溥。江中士目黃驥。李蠻發兵誅猷。既而驥蠻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副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濬方豪舉。行兩江驥遂賂濬。賜猛分地界。驥始兵往猛不得已而從之。比至田州李蠻拒不納。

驥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劾濬歸猛濬不從尋遣副總兵歐陽布政使猛廷珙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與濬構濬不可居濬九年七月濬入田州殺李蠻十五年十月濬陷田州猛走免濬偽以族子洪守田州十八年都御史潘蕃等疏濬罪狀詔發湖兵一萬討濬敗死族誅改流官知府降猛福建平海所千九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猛為田州府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上侵旁郡自廣復冀軍功序遷知府為重乃言督府征調顧先鋒而督府旗校至田州者猛率厚賂結護譽猛者藉甚會江西華林峒賊反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兵沿途剽掠民皆徙村避之為之謠曰華林賊來亦得土兵來死不測黃狐跳梁白狐立十家九家邏柴棘頃之賊平金疏猛功伐稍遷

揮同知猛授官非始顧怨望驕蹇而督府旗校又不得攫賂如曩時于是浸潤毀猛而猛復恃其兵力凌轢諸土官平生睚眦怒必報當而後已或言猛蓄不軌都御史盛應期持此揣猛冀壘其貲猛顧發舒出不遜語應期恙恨疏猛且晷必反狀請征之未報應期去位而都御史姚鎮代之謏雅知猛無反心款不舉而鎮子澧亦以書諫請勿征時巡按御史謝汝儀與鎮有隙故事御史諫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鎮眴從官却之汝儀大怒廉得來書誣來納猛萬金鎮皇恐乃再疏請征猛一詔曰可嘉靖五年四月鎮偕總兵官朱麒等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鑒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謂其部下曰岑氏世荷天朝有罪可乞憐免也兵至毋交鋒乃裂帛書狀陳軍門言蟻虱小臣非

有他意惟天官察之鑄不聽督兵益急猛長子邦彥守工堯隘沈
希儀擊斬之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
也其女失愛屏居璋後藉此報猛乃其言誘緝走歸順鳩殺之斬
首歸官軍語在璋傳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佐出後其族武靖
州知州邦相亡不復而邦彥側室子芝祿匿民間鑄見岑氏迫脅
計田州可遂滅乃陳狀疏請流官治田州一上從之未幾田州土
目盧稠糾思恩土目王受等挾邦相反兩江皆震會御史汝儀滿
去御史石金代之金黨汝儀而左布政使嚴紘貪事張邦信又素
不為鑄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順偽以肖猛者當之又言有
自右江來者聞思恩已陷岑猛糾交吐叛臣莫登庸反矣省城且
暮不保靖江及宗室洶洶流言有挈家奔避者金遂劾鑄罔上

謀攘夷無策圖田州不可得并思恩而失之一上大怒以璽書
責鑄之職而吏部侍郎植藝言提督兩廣非新建伯王守仁不可
上從之勅守仁兼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湖四省軍務時守仁家
居鎮守代未去欲徵兵平田州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軍事而張
邦信分巡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檄東西交窬之頃之兩廣
三司皆以檄非是白事鎮大怒疑左右胥掾所誤也呼曰吾事敗
矣竟鬱鬱守代六年十一月守仁至蒼梧時諸夷聞守仁先聲皆
服栗聽命而守仁顧益韶海見田州已張岑氏不可遂滅乃以明
年七月至南寧使人約降賴受賴許諾而以精兵二千自衛至
南寧投見有日矣而守仁所愛指揮王佐門客岑伯高雅知守仁
無殺賴受意使人言賴受須納命命賴受大悔志言誓不詎

我且倉卒安得萬金必欲萬金有及而已守仁有侍兒年十四矣知佐等謀夜入帳中言守仁守仁大驚遂且不寐使人言蘓受母信讒言我必不殺若也蘓受疑懼未決言來見時必陳兵衛守仁許之蘓受復言軍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不易即不來見守仁不得已又許之蘓受入軍門兵衛充斥郡人大恐守仁救之論杖一百蘓受不克甲而受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指守仁乃疏言思田構禍荼毒兩省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他方艱杌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守况田州外捍交阯內屏各郡深山絕路徑徠盤據盡誅其人異日雖欲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敝

其藩籬而拓土開疆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獨註諒解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為州治官其子邦相為判官以順夷情分設土巡檢以處羶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又言文臣如左布政使林富宜為巡撫武臣如都指揮同知張佑宜為總兵上皆嘉納從之守仁既罷田州之後遂移兵率盧蘓等攻八寨賊破之復上言盛稱蘓受等功伐時兵部侍郎張璠及桂萼等已浸淫毀守仁處田州非是上頗疑焉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為提督富奏言田州疆理險阨外屏南蠻若改設流官則邊防之守獨我當之弘治間岑濬絕後改設流官二十年来叛者數起糜費財力不可勝言田寧之事為鑒不遠思息是也臣欲以為

田州宜降州治不必再設府治以騷遠莫朝訖訖之乃岑邦相為判官以張佑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邦相纔十五六佑兒子畜之而盧蘓自矜與復岑氏有功專制生殺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猶華言主管也邦相擁虛位而已遂與盧蘓有隙十一年二月佑任滿將詣督府求代意已與邦相有父子恩餞賸必映此行邦相治具供帳僅值二百金佑大怒潛語盧蘓盧蘓曰仔誠無狀主公何不庭捷之佑言盧蘓曰老奴在何敢也明日佑遂以他事下捷邦相盧蘓陽頓首請免邦相知非由衷也愈益恚恨蘓蘓遂與佑比而批格邦相時邦相之子為虧矣佑以得之育之別室邦相時時欲購殺之會佑不果代留鎮得免是年十一月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從征佑遂置芻衣篋以

行而邦相復供帳甘言謝佑行毒酒中既罷而邦相覺之亡追捕弗及作以芻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兒子畜之時時召飲食明年二月佑毒發死十三年六月盧蘓遣其黨董對刺邦相弗克邦相遂與土目羅王戴慶謀伐盧蘓盧蘓覺之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土目率妻子來賀遂入問疾蘓伏甲寢中諸土目曰布伯何疾苦幸強飯自愛蘓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惟旦夕首領不保耳諸土目曰布伯何故出此言一州人誰不延頸願為布伯死者蘓曰慮安敢望州人也但得公等同心緩頰吏死足矣諸土目覺蘓語言非是皆應曰誰敢不同心者蘓因指羅王戴慶謂諸土目曰公等雖同心如二豎何言訖而甲與執王慶座中斬之因劫諸土目曰主人之不德公等所知也孺子之害岑氏嫡裔不于此時

樹立後難圖矣諸土目皆懼頓首曰敢不惟命蘓曰須公等留妻
子為質即日以甲士十人劫諸土目偕攻邦相執而囚之九月盧
蘓殺邦相焚其屍行賂都御史詣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敘立謹
率州人合辭以請詣遂縱芝歸田州寢其事不問于是徇仲子邦
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州土舍常
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咸憤蘓以僕殺主也合兵助邦佐
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蘓僅以身免而歸順州土舍岑瓏稱塔
也蘓急求救於瓏瓏遂乘虛擣鎮安真寶聞之引兵去蘓稱追躡
擊之真寶大敗精兵死者八千人兩江大駭詣乃遣人諭真寶等
曰邦相實病死何與蘓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會詣已憂去都
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之咸不欲反詣前議將以邦相病死聞且

曰田州拜舊逆起黎民塗炭府藏空虛假令朝廷復以蘓故問
罪與師嶺右之禍安可救也于是副使蕭晚左叅議陳大珊當勘
議曰蘓稱敗畧稱亂弑主戕民罪惡通天安可蓋也今日之事第
當直敘以聞乞令立功自贖不及征討足矣督府不聽遂言邦相
不孝奪其母贍田虐部下蘓稱因衆然而殺之朝議果置蘓不
問于是兩江土官咸附膺嘆曰殺人不抵弑主無刑吾輩手足胥
賜皆懸僕妾矣十七年藤峽之後兩江土官咸集而蘓稱與其子
鳳以兵從屬指揮王良輔部下軍興蘓鳳故逗留不進且給良輔
軍於他所而父子自為一軍多縱賊逸去良輔以狀白監軍副使
翁萬達萬達密與副總兵張經及汝成謀曰峽賊雖當誅不過殺
人剽貨耳蘓稱之罪十倍峽賊釋此不誅而首誅峽賊何異舍豕

狼而責狸鼠也吾欲與公等倡義斬之何如經汝成曰僕等抱心
久矣與公協謀幸其然為之奈何萬達曰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者
盧蘓之宿黨也近聞有恨于盧蘓而黨於岑芝否而圖之無不可
者綱等曰然乃召仲金語故仲金叩頭曰小人抱心久矣若得軍
門主張當斬此賊於萬衆之中令其軍帖然不動綱等遂與軟血
為盟而隱之乃為書暴蘓罪亂狀言於督府曰田州頭目盧蘓黨
逆徇構亂荼毒兩江徇誅蘓復結王受稱兵再謀不軌迫逐守臣
攻陷旁郡姍中丞討之而未終王新建撫之而有待豈期新建尋
故大懲連誅海內腕扼蘓獸心益肆憐艾罔聞敢以睚眦之讐弑
其主邦相往時諸夷猶知主僕名分已不敢干今則滅裂綱常屬
階為梗茲者藤峽之後分道進攻紫荆諸巢實其吮背須得銳甲

乃可成功初以蘓懲創之餘必盡死力分隸首隊企有悛心不意
豺狼之資傲很如故藐視軍令違限五長及至屯軍左次便地賣
路縱賊殘敗膚功若不殲此老奸則兩江土官誰肯用命况倡義
發難寔自其心腹黃仲金為之非某等所能強迫也仲金識事體
聽其言有奇氣內訂外奇萬萬無慮不然彼亦豈肯戍身家而履
奇禍輕然諾以雙黨與哉事出有名機不可再惟明公圖之都御
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取盧蘓何監軍
之多事也即日遣旗牌星馳營中坐鎮於是機事頗洩而盧蘓夜
遁萬達頓足嘆曰惜哉愚也悔不先發後聞耳

論曰嗚呼予涉廣西聞父老言田州事未嘗不三嘆馭夷之失策
也 國家以土官治南蠻蓋周人疆以戎索之意自韓襄毅公之

後而軍門號令漸已不張要皆自取岑猛倚強跋扈罪誠有之誅其君而吊其民誰曰不可應斯始以私望當御大造何以服其心也盧蘓倡亂抗敗王師雖入議不宥新建伯受鉞專征總制四省撲殺此獠直拉朽耳而顧以姑息訖事何哉副使翁萬達曰新建伯之將薨也予適侍側言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誰諒我者而叅將余恩亦言田州乃陽明公未竟之功然岑猛實伏誅而疏言病死蘓受大愆漏網而盛稱其功此何解也迨乎盧蘓再叛弒主犯諸酋之怒當是時謂肯以一札詰之正名其罪可不遺隻鏃費斗糧而此獠蠢粉矣蔽奸用上失諸夷心彼其人寧復顧國家大體哉若夫紂金汝儀邦信譏妬參合誣人以逞直苛姦淺夫不足責夫予又聞員外郎吳昺曰新建伯之起用思田也蓋植蓁之力

居多云葛自以遭時際主致位輔宰非立立可功不且賈重後世會安南有亂藁可傳檄取之乃陰以音指授守仁若專為思田出者使密探安南要領而守仁竟許鼻指止於奏尾稍上及之藁遂主憾會守仁物故而以他事發怒詆其名嗚呼使其大誦秘又何如也

岑璋

岑璋者歸順州土官也多智畧善養士兵冠右江時岑猛以不法獲贖督府奏猛反狀請令朱土官去擒賊猛者賜千金秩一級畧其半地黨勅者連誅之勅曰可既而都玉史姚鎬將率兵慮璋以編第黨猛召都指揮沈希似問計希似雅知璋女失宥恨猛有隙乃對曰願主公按兵旬日當探領要以復也鎬許諾希似既出而部

下千戶趙瑄者雅善瓚希似召趙臣問計曰吾欲投瓚以破僞若何臣對曰瓚多智而持宜成直与之必不信可以計遣誰以力後也希似曰計將安出臣曰鎮安婦順世讐也公使人婦順則鎮安疑使人錫安則婦順疑公若遣臣徵兵鎮安必從臣詢所以臣以死漏洩端倪可動也希似曰善乃帖臣徵兵鎮安而臣枉道肯瑄所瑄見臣來喜近曰久不見趙君亦肯念我來耶臣故默大若不豫色者瑄曰趙君嗔乎臣曰肺腑之交契濶之想安所嗔也稍與須臾嘆息而起瑄疑之明日瑄置酒款臣以于一点太瑄曰怪哉趙君上門止督我取臣曰不太瑄曰豈瓚受侮隣讐將見一取臣曰不太瑄乃挽臣臥室跪叩之臣潛去泣下曰嗟乎趙君瑄今日死即死耳君何忍秘死我臣及言曰與君異曰駢心

有急不敢不告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一曰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田州未君以婦翁党徇將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必死矣我言之而君驟發敗機事我必死是以泣耳瑄大驚頓首曰今日非趙君我且赤族矣遂強臣稱病留傳舍而亟遣人馳希似所備陳猛友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希似許之遂以白鎖鑰大喜不復疑瑄而專意攻徇勒兵五道以都指揮沈希儀李瑋張佑程監張綱等將之而參政胡璉元等分道督進猛子刑守工璉璉遣兵千人助邢彦曰聞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忍坐任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邢彦欣納之瑄復遣人潛告希似曰謹以千人內應矣皆寸帛綴裾裏麤戰時當投示幸天兵擇舍之希似諾時田州兵殊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隘者希似獨引兵當之約

戰三合希儀以奇兵千餘騎聞道繞隘側旗幟閃閃而不覿歸順
兵大呼曰敗矣敗矣天兵聞道入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兵乘之
風披斬首數千級邪彥死焉徂聞敗欲自經而瑄先已築別館僻
隈羨女妖童牲穀咸備至是使人詣徂曰事急矣願主君走歸順
三四夕可抵交南再圖興復未晚也時徂倉皇不知所度遂挺身
佩印從瑄便走歸順瑄陽泣而迎之奉之別館徂既入處左右無
一田州人耳目塗塞而瑄曰詭徂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聞君走
交南不敢輒犯請事軍門矣徂聊喜慰而瑄堯元等嫉希儀獨破
隘攘功以萬人擣歸順瑄先將之遣人持日牛千醴迎軍三十里
曰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牯繫之一御侑列十醴堯元等怪
瑄懷整而諸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瑄復構不令干端一夕而詭諸

軍安之瑄乃綸巾藍服雜佩上首揮三下遣遣請諸將叩首曰死
罪死罪昨徂敗將越歸順走交南瑄邀擊之徂日集流矢南去不
知所徂急之恐糾逆虜反幸緩五日當獲致也堯元許之瑄還
詭徂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自請君裁之徂曰固所願也安得徂
草者瑄曰易易耳令人為徂草奏徂徂出印實封之瑄既之徂印
所在乃設酒賀徂古樂殷作酒中以錦衣二袞鶴飲一醴獻徂曰
天兵索君甚急不去庇覆請自便无波及也徂大一呼曰竟老
奸矣遂仰鳩死瑄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地有軍門度已到乃
斬他囚首貫徂屍昇擲諸軍營擗支解拿手殺十餘人馳軍門
則徂首已集一日矣朱將大恚恨遂浸淫毀瑄而布政使言徂等
復害鎮陰壞其事倡言徂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也御史石金

遂劾鎮落職而希儀等項不論功罪大恨遂職於子璫而黃冠卒
辟穀矣

論曰岑德之伏誅也及璋拊之趙臣啓之沈希儀主之而功皆不
錄何以勸後來也而廣威令浸不行於土官什九類此書生無遠
畧有司惜小費急則倉皇漫許已則避泥食言璫之戚也與一二
族醜負不故彼其人寧惜軍國重輕哉

趙楷 李寰

趙楷者廣西九州土官族子也其先趙帖堅於洪武初以方力奔歸
附改知州六傳而至趙源源妻岑氏田州知府岑鏞女也負其家
執專制部中源死无子而庶兄傳有二子長相次楷州人推相當
立楷死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為地相誠立則州非主有也何不

贈乳子而擁之以主家之靈誰敢異議若是主世上有九州也岑
深然之遂以媵僕輩隊之子璋詭云遺腹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
猛方熾乃遣府目韋好以兵三千納璋龍州弗克楷遂奏言一人
源子當立為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璋通賂上下莫敢主相者
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左江張聲甚侈楷言於以
曰公主欲納璋非朝命無以率衆今幸兩京差來邊民莫知何者
借勢而圖之茂不濟矣仁大喜遂行千金兩舍人詭云有制以位
檄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等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左江
大震相挈印奔况村猛遂縱兵掠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先是相二
子長熾次室相枝姆室亦枝姆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
去髡為奴都御史楊旦總兵官朱麒以變聞而猛通賂都督錢寧

得肯寢不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熒五年值伏誅七年楷弒
熒州人立其族弟熒時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幕客岑伯高者
幸用事楷行賂伯高言熒異姓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守仁惑之
遣上思州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黨伯高言楷誠當立以州印畀
楷楷遂弒熒大亂州人恚恨曰禍我家者天官也而州目黃安黎
容等潛往田州購寶、時為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容苦行百金
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謂總兵官左良曰趙楷誠逆下故
其勢已張急奪之必反乃令楷攝職十年侯室長一之楷復討
謀殺宇富憂之為寶召諭楷曰職終非汝有也苦心无一吾以令
趙寶以厚利償汝為富家翁不猶愈於為官乎楷不所會室一
幸門客李談計說楷一日談楷語欢甚謂楷曰卿相与宗翁抗不

也楷曰卿相樂耳富翁安可方也談曰不然卿相佐礼万机兢業
昕夕一不稱旨則斥戮隨之乃富翁連田服賈以規羨溢袒純襦
綺歌舞盈庭耳不聞稼穡之艱難心不關案牘之糾轄以此方之
孰憂孰樂楷笑曰如君言則富翁友樂矣談因曰人生行樂耳何
以官為士官家法主公所知也舉箸防毒即枕慮刺出非甲胃不
行入非高鍵不居賓從無促席之娛勝妾無更衣之侍怵怵惕惕
如逃空谷一有戒心床夜五徙若此者不如牧豎猶得抱犢擁芻
駒軒達曙楷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深居遠害雖虎豹亦有之故
千金之子必重垣三家之中必複力不為病也乃我士官雜襲夷
風脫略王法徵兵不待符檄之合慮囚不煩律例之讞盼睐則節
屋生輝揮霍而壯士失色若此者何談相矧于富翁故不若為

如牛田話可以
報人
以節仍通

此首言是
庄仲達

官也談曰不然主知其二未知其三主家簪纓而禪者九世矣保
首領者幾人也向為農夫以沒齒安有殺戮之憂哉語曰厉憐王
夫厉惡疾也而猶憐王者誠憫生而惕禍也楷知談劇切已也不
憚而罷談亦逸去他日督府復以前令論楷楷計室弱易與且趙
宗單王死官必及已不如微厚利而徐圖之兩得乃陽應曰願以
官還室也督府大喜令室以五千金謝楷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
既得田愈富厚招諸奸猾自異復求帝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室
所應美姿容自喜室妻通焉動息必以告楷楷乃為應奏言應源
孫也宗乱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室
日荒惶嘗宮姣男子王良以為者楷召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
畿甸之民忍殘其身以干進者藉勢官家徵重貴耳汝安所圖

哉藏頭闔閭與積永無異會不若騰馬壘牛之適也良曰恨不別
賢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為之主何如良曰幸其楷乃糾州目鄧
瑀李旭林盛等謀伐寶州人怨寶莫為言十六年九月楷遂以平
人伐寶夜及寢門諱良曰至矣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
所斬之截枝拇及以寶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自立朝議
征之登庸咲曰中國土官比比弑逆數十年無能正法者而獨慮
及我何哉頃之憑祥叛曹李寧比周於楷都御史蔡經憂之屬副
使翁萬達及汝成曰願二君戢定也萬達謂汝成曰此賊非計擒
禍且不測時汝成鎮撫滕峽萬達獨行郡至南寧故沉滯不為理
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願負罪不丐我故
遲之耳楷聞之頗慰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村贖罪

汝成

孔四生

快

天報

我當賞之且以官昇楷益喜萬達愈厚與之時時稱楷智勇冠軍
 即南征可當一面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
 地圖來獻萬達留語旬日楷浸慰弛不為備却兵多以乏糧遣歸
 者萬達召楷及卸禹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輩滔天罪不得活
 命盡今日矣宜自為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為書諭汝黨勿亂也
 楷皇恐頓首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以罪楷何也楷誠死
 而官府食言官不及楷子奈何萬達曰食言者有如此日呼血而
 與之盟楷乃流涕頭搶地曰楷知罪矣為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
 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萬達既得書即日杖楷等斃之
 以楷書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會汝成立之一州悉定
 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府郭馬李寰者廣西

憑祥州土官庶子也其先李昇 漢武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
 巡撫 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一二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陞鎮
 南關為左江要害 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
 十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亂三四年竟以其孫珠嗣焉
 嘉靖十年死族弟珍珏爭立珍擊印奔峴村峴村土舍黃泰以其
 弟黃孟妻之珏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目李清李滿趙琪蘓寄枝
 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仁信君子也失守宗祧越
 在草莽若以君之靈得復入奉丞嘗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也黃
 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珏奔磬柳久之南
 海浪人歐紹賢周縉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
 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為公耻之珍遂悔約不屬思明蘓寄枝李

巧於辭之
矣

滿爭之不得遂有隙而陰比黃朝朝有外婦子耐芳長矣詭云廣
寧孫也父璉爭立時避居思明生朝以千人納時方憑祥弗克而
李珍曰荒淫無度醉即手刃人州人患之寔謀廢立而珍妻黃孟
亦以失寵孤憤氣通焉十七年三月寔謂歐紹賢周縉曰李珍不
道賊虐却民吾欲修衆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黃泰
疑不助也試為主公緩頰探之往見黃泰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
妻而淫於他妻者其妻之父母聞而弗怒也可謂仁恕大度人矣
泰曰是惡足稱也不禮其女是不肖其父也不禮其妹是不肖其
兄弟也若者忍之是不自有其先人也辱先之人謂之不孝是垢
夫也而惡足稱也紹賢等歸謂寔曰以主公無慮黃泰不助珍也寔
遂約李滿蘄寄枝將為亂患趙琪堂外甲也以兵劫琪曰吾欲云

巧

云不從者族死琪不得已與之盟而隱之紹賢等曰未也奉大事
而無內應譬之啓鑰無黃難以入矣寔曰善而李珍之妾所致者
有淫行寔乃遣刺客趙應偽為珍謂酌致曰主君聞子有私人道
我夜伺子酌致皇恐曰奈何趙應曰不如亡也主君待息矣矣不
亡必死酌致頓首曰幸公生之應許諾寔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
十即將即子排闥無驚黃孟許之以酒灌珍沉醉一夜趙應歸
致穴垣亡項之上寄枝巡徼位天下曰之人何豁也黃孟子起開
門而寔等擁兵入執珍寔斬之李清文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
琪匿不至寔遂持黃孟並生部兵寇庫截手財亂擊殺者數十人
明日寔置酒高會召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寔嘆環衽於歐紹
賢曰是夫腹誹者就座中擊殺之會安南逆臣登庸及因厚賂

萬達
一時人傑
一州之望

竊為嚮道曰急緩纖鉅告我變聞都御史蔡經大駭屬副使為
連圖之萬達曰是未可以力取也此賊擁強兵險隘外連及厲
急之且為邊患不若因而用之相機以取也乃遣人諭塞曰夫
子將有事於南夷邊圍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也塞遂自尋
曰願効力萬達益厚與之又遣人諭黃泰曰人言李珍之死偽
者汝也獄必首次泰大驚辨白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心事乃
白耳泰謹諾八月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遇
祥襲之擒李寰李滿蘓寄枝等論死即日榜其黨曰罪止寰等
人雖父子不及也一州怙然已而李珏李時芳復爭立汝成以分
守至左江會萬達轄之而時芳倚黃朝通賂上下皆云當立奸民
農球等復控督府言時芳真李璉子孫也萬達汝成力別白

之乃論時芳死點珏而立李珏之子佛嗣珍

論曰廣西古羈縻之域也明且諸酋納款者因而與之俾掌其土

夷索以藩父子繼兄弟及比封建之遺焉踈節關且恢而不弛寓

約求於假借 洪武 永樂 皇稜大抗四隅既同時掣鯨鯢寡

懲衆誠莫不重足疊跡以待徵令 弘治已前恬熙世際詳內畧

外諸酋稍稍越法然繼及之典甲令具昭下乞上俞無怵異議

正德中權奸橫訂太閹禁之紀綱瀾渙邊机幕設非昧不行開府

監司因以為利啓夷秋輕侮 嘉靖以來察上汶汶罔上遂私墨

者以章賂敗類賢者以避嫖徼名承勘展轉往往摘疵文致牽其

前人以沮請寄淹歲月諸酋多以白衣署職恩威並爽徵兵禦寇
又以甘言誘之羅後論功醜然食約致彼舐望長傲誨侮此其魁

本迫乎逆節滋蔓僵屍蹠血莫敢草薙徒以文移按驗叱咤摧
安可弭也龍馮之變皆以繼及未明嫡孽爭立於嚙不誅多歷年
所揮霍塞限貽屬國觀晒於鏢仁夫剗其兩雄市不徙隄笑言設
伏剪削禍本資於林會之師功深而不裸其所經畧黽勉則予與
有聞焉嘗與仁夫極論弊源白之主者作舍道諒悅而不懌賢墨
殊軌二者一居可勝嘆哉

黃琬

黃琬者思明府夷酋也上世皆土官弟琬以世嫡為思明知府正
統中琬以捍王功授立溫衛指揮累遷廣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
八年威振境內景泰二年八月琬之嫡子鈞然不詳襲琬以計
援之聚兵五千圍府執琬及兄鈞等弑之已而又奪嫡乃盡發

鈞罪使其子灑陽聞于官若欲為琬伸理者巡撫刑部侍郎李榮
總兵都督僉事武毅廉鞠實之琬坐罪當死時 純皇帝在東宮
景皇帝有子曰見濟琬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
為皇太子 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李士陳循力主之
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作半跪強之翱不得
已亦署名上如所請于是 憲宗出就泃即大臣皆進官行賞有
差翱得賜元寶頓足扣案咲曰此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耶
吾侪媿死矣琬遂蒙大赦原免復職賜誥命極其褒獎進都督充
叅將勢焰灼人多趨其門崇致仕未幾見濟薨謚懷愍太子英皇
復辟 憲宗復位東宮特琬已死命發棺鞭其屍
論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肅愍公卷舌而不陳 如有罪焉而其子

孫作家狀亦云 景皇帝大漸時肅整章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
是殆為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尔也肅整章其所見或有一
道焉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承以為功肅整不為開陳大体何也
其後鍾御史同章以制論廖少卿莊相繼請復儲被杖瀕死自之
遺烈可勝誅哉

斷藤峽

斷藤峽舊名大藤峽云其江發源柳慶東遠潯州荷轟磯排灘龍河
渙兩岬萬山盤礴六百餘里西北聯武宣縣迤邐而東綿絡象州
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州縣截以府江西南接貴縣依左江而下
包桂平帶平南抵藤縣浸淫蒼梧大抵藤峽面狀以桂平大宣鄉
崇姜星為前厓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丸而右貴縣之龍桂左

藤縣之五屯若兩臂也峽以北巢峒屋列不可殫名而西蘿綠東
紫荆後根姜老鼠白面橫石寺塘桂州厓僊女閣九層樓尤極險
院入者緣木攀蘿往往迷徑而返峽以南山稍廉春而牛腸大帖
大寺白銀大灣諸村亦皆倚江立寨四塞難通自紫荆折而稍東
為茶山為力山力山之險三倍藤峽又折而東北為永安又東為
朦朧三峒荔浦之境也自紫荆折而東北為沙田為林峒迤北折
而稍西為羅運羅運之險又倍力山其後為長洲象州修仁之境
也自紫荆折而南為鵬化為大同平南之境也又折而東為五屯
藤縣之境也萬山之中徭蠻盤據各有宗黨而監胡侯盤四姓為
之渠魁山多縷土沃而敏樹諸徭皆側耕危獲不服租庸茶山邏
運之澳訝開龍從沉雲晝結懸燈迴繞絕壁臨給手挽足移十步

九折其凶，匪與谷是生。伶人雕題，縞狀若猩。佛散育莽中，不定而處。餓則拾橡，暑射狐鼠。雜蜂蠹蟻，蚋卉衣血食。語侏儻，雖四姓諸徭，亦莫能重譯也。諸徭憨悍，難曉好殺，輕生悍見官府，往往通向化徭。老結城市，豪強號曰招主，自稱曰耕丁。招主復結官府，左右為之耳目，漏泄緩急。朝發夕聞，大抵自藤峽徑府江，約三百餘里，以力山為中界。諸賊往往相通，互為死黨。力山之人，善以毒藥傳弩矢中者，立斃。故能東助府江，西援藤峽。藤峽之巔立而環眺，則遠近數百里間，若可舉趾。故軍旅所集，肝膽而知急，則稀篋林中不可疏捕。廣西之諺云：盜有一斗米，莫汗藤峽水囊；有一陌錢，莫上麻江船。一景泰中，徭酋侯大狗，弄作亂，嘯聚萬人，攻墮郡縣。戕執吏民而修仁荔浦平樂力山諸徭為之嚮應，其勢益張。守臣

惶恐率以甘言喚之，賊愈驕縱。變聞會京師，有也先之戒，永違也。天順中，詔名捕得大狗者，賜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鬱林傳白新會信宜與安馬平來賓鯨鯢風起，所至丘墟。兩廣三司皆戴罪守官，莫保朝夕。

憲皇帝即仙集廷臣，問計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稱亂，其始皆由守臣失策，以招撫為功。長其桀驁，譬諸驕子，愈惜愈啼，非流血擄之，其往不止。竊見浙江左叅政韓雍，謀勇拔萃，文武全材，求之廷僚，罕與倫比。陛下誠以討賊屬之斯人，可追南顧。上然之，乃以雍為左僉都御史，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為遊擊將軍，大監盧康陳宣監視軍務。督餉則左都右侍郎薛遠紀功，則監察御史劉慶汪霖，而關外之事一以屬雍。一勅曰：將士

有功者得自署使三司官而下不用命者自治之朕不中制也二
成化元年六月雍偕諸將會南京議進取僉曰兩廣殘破盜賊蜂
屯譬之烈火燎原無復緩急宜分兵四出隨在撲之候其團結乃
可圍困耳雍曰不然是扇禍也大藤峽為廣西腹心之患舍此不
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湧流流賊愈多郡縣愈破諺所謂救火
馬而噓之者也莫若併力西向擣其腹心元惡既殲餘必投刃而
解矣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七月至全州
會陽峒西延苗賊為梗討滅之戮失機指揮李瑛等四人將士服
栗九月至桂林召諸將按圖而議曰脩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羽
翼不剪則腹心之患難除乃以永順備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
五路並進窮追至力山諸賊大敗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

三百餘級十一月至

州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峽天險之窟也

密菁重崑人不旋踵

二州瘴疠不可久居某等生長一方莫得要

領今歲兵聲又振賊

僭益堅莫若屯兵四圍且耕且守待其自斃

耳雍曰不然峽山遠

糧岐路紛披輪困六百里間安可圍也屯兵

日久彼銳我衰脾睨

奸患起衝突兵法有之先人有奪人之志

藥勝之謂也今我軍

設府江勇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禡魄不

若因而藥之可立破也

乃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以總兵歐信左

叅將孫麟高瑞都指

揮夏正魯宗蔭指揮王瑛等將之征象州武

宣分為五道攻其北

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以都指揮白金楊瑛

張剛王玘彭倫夏鑑

崇政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為八

道攻其南以左叅將

孫廣指揮程文章千戶李慶等巡守右江及

大藤改新
孫延曰音

龍山五屯截其奔路雍與趙輔和勇開府高振頌以督諸軍相復
令總兵歐信等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厓
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詒十二月朔諸道並發腹背夾攻連破
石門道袍屋屢紫荊竹踏良胸古營牛場大岫等寨賊皆遁入桂
州橫石塘九層樓據險止柵以抗我師雍麾死士以大斧刊木開
道兩軍齊登發火箭焚其營柵而都指揮夏正復自林峒來援賊
大驚潰生擒侯大猷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明年
正月既望班師招其流冗千餘人編為民戶先是峽中有大藤如
斗延亘兩厓諸蠻蚩渡者徒杠然故以名峽至是斬之改斷藤峽
也捷聞上大喜賞賚有差雍乃上言臣聞猺獞之性喜縱而惡

也也

自由

法驚悸之後易動而難安今渠也僅已剪除肆孽尚遺千數頃雖
革面終包野心驟然攝以流官律以王法恐致判渙再起謹謹竊
見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盜嫂謀兄奉旨推鞫在禁
五載竟無證佐臣愚以為鳥獸之族豈識姦倫曖昧之言許目中
蕘即使文傳成獄亦且稱屈有詞聞其人驍勇冠軍正可宣力荒
徼陛下若宥其宿咎被以特恩俾以故職改隸潯州為諸徭之
長撫安流冗墾開苗畝彼且畏法懷恩力圖稱報因俗而治庶可
求寧夫大盜之始必由一二魁奸越志萌亂迨乎滋蔓不剪遂至
橫行故制盜於初發一謀士而有餘治盜於既張疲万人而不足
是以摘盜之隱而禁盜之萌莫如巡檢但各處巡檢類以流官不
辨土音不諳地理沿牒遷轉終難責成臣部下土人李昇陸善政

胡扶清任真二陸明責零扶寨等皆久參行伍亦效勤勞至於土俗人情尤善陳說若量授一職必能保障此方况峽江百里中有三灘上曰勒馬下曰獻俘中曰碧灘盜賊充斥皆宜設官控制而貴縣龍山藤峽之右臂也武宣縣東鄉藤峽之北戶也控制之司尤不可少臣愚以為宜移周冲巡檢司於勒馬移靖寧巡檢司於獻俘移思隆巡檢司於碧灘與館驛同堡而東鄉龍山亦各添設巡檢司使上下應接往來適過仍以李昇等各授副巡檢職事分署諸司協力流官因俗防守至於藤縣五屯藤峽之左臂也實生獍人与徭異黨洪武初獍首覃福親率其黨八百人願充戎伍高皇帝嘉之以福為正千戶使率其屬編隸桂林福既物故而節曲散亡潛歸故窟生齒日夥今且三千先此藤峽之後臣遣千戶

言有遊客來府中為妖言令解還原籍索文牒而去既至直沽入舟命以一大桶盛炭而鑄之昇入王府上遂與言事上日夕視其鬚既一年有半及臍矣召表示之表方至上昂首謂吾鬚如何瑛曰已及臍矣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至特稍費力耳

上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上遽言曰殿下安坐此乎何不速起去上問何人曰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上曰何等狂夫妻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殿下事不半月朝廷來覓殿下矣尚不省耶臣為柰亨布政司吏臣為李友直按察司吏也奏草在此出諸懷中以進上怒呼左右去二人曰出門亦死不出亦死臣尚出耶乃留之

多

夫助奸人奪
日

文皇將靖內難年餘不視朝以末疾曳杖而行六月十一日召三
府縣官入出西瓜數株曰有進瓜與卿等嘗之 上自嚙一片瓜
既而訶責曰吾奉藩守土未嘗擾有司爾等何為離間以瓜皮高
擲起杖亦棄去伏甲皆起執群官盡殺之兵遂出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之期姚每言未可 上曰如何 曰伺有天兵
來助乃可 上未知所謂一日啓 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
上已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師即玄帝也 上忽搖首髮皆散
解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應云

時都指揮平保兒圍變南奔建文命提兵守徐州 文皇兵至金川
門平時守禦遂拒戰平善槍槍及 御衣當處洞數重而過俄而
平騎忽蹶平歎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上命繫于軍其父 止

駐蹕于鼓樓翌日克城 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
不蹶將若何對曰若槍及膚則無今日矣 臣欲得生 陛下故止
穿衣耳 上曰 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廝乃令 比平後六
年平以事入見 上顧曰保光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
夕已自經矣 誤以 上言為憾之也 上嗟惜

文皇兵駐金川門命人請 皇嫂來軍中既至 上陳建文罪狀與
興師之故比 皇嫂還宮宮已焚矣 皇嫂沮氏后 文皇追謚
懿文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 沮曰皇后

文皇兵初入城揚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對曰幹林編修 臣
楊榮曰何如曰 臣請問 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 陛下乎先入朝乎
上啞然曰當先謁陛下 陛下從之既而召文敏謂非 臣言幾誤乃更由

是寵遇遂隆

文皇即位詔傳為王達善所草聞之先輩言實景彰學士筆也

姚廣孝為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恒以甌餽餅在密甕之向

內其上以罇下畜鵝鴨日夕鳴噪迄不聞銀聲諺文嘗至燕明開地道下有金鼓聲

驚愕至疾

風李秀不知何許人太宗在藩時秀却寄赤籍中陽狂奇譎衆因

呼之云然無他異惟上知其人數召與語語多不倫嘗啓上

明日臣生辰欲邀三護衛飲乞為臣召之上又笑令諸校往及

往秀已出帝廬蕭上畧無營且老妻坐茅下云秀請客未歸幸少

伺諸校坐門外地上噪而不敢怒也及午秀持楮錢來謝言勞諸

公枉臨伺燒紙後奉款置楮于地不散之便煨之煙起衝人教上

汝成曰聞之誠寃也慰而遣之响廂民被殺者家出歐公丁一市

皆哄游徼連逮入獄丞遣雄諭其黨曰寇堡事公丁言他猶為之

須鞫實乃坐若等誠為公丁寃官府且釋之不然當共棄之以自

救無以一公丁為禍本也諸蠻唯唯讜服咸願棄公丁無一譁者

遂檻致軍門磔於市汝成乃言督府首惡已擒黨與按堵棧會可

襲無如此時開春雨水綿密厓蹬窄滑瘴疔鬱蒸非兵興之利也

况消息一振魚散鳥驚雖有銳騎犀兵用將焉及督府然之會沈

希似病在告遂以副總兵經將左軍副使萬達監之會於南寧而

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維新孫文縑屬焉以都指揮魚事

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會于賓州而指揮馬文傑王俊戚

振吳同章屬焉紀功則副使蕭晚督餉則汝成也右叅政林一元

已而副總兵經謂萬達曰首惡已俘餘黨禡魄二者之師示威而
已請以少兵勦之何如萬達曰不可賊驚遁久矣勦之無功祇樹
怨耳何威之示也經曰自古征蠻未有大得志而返者君今欲殲
之耶殲之不得必且招之招之不若容之以為德也萬達曰不然
戮不顯則威不揚威不揚則人心不懾人心不懾雖厚施不為德
也經曰紫荆賊藪也譬之蜂窠振觸即糜沸姑舍之何如萬達曰
不可紫荆不過則賊遁府江安可舍也經持論益急督府惑之汝
成乃言曰妄聞幕議藤峽之役將以猝勦舉之不識果否竊謂猝
勦之策大非今茲所宜夫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掩襲而取庶可成
功迺者消息浸踈而軍事未集諸蠻自度不免疑栗益深必且時
糗採巢以備伏匿而桂州厓九層樓諸所尤為輿塞紫荆山沙田

林峒間道又與府江相通若非大會兩軍側入窮搜恐無所得况
猝勦一失必損軍威愈至猖狂益招玩侮他日一方之禍更有可
憂天遥度不可以制軍惜費不足以成事成不佞籌亂於此審矣
願明公熟察之督府乃下三司會議左布政使祝續按察使陸銓
都指揮同知余恩等咸是萬達汝成遂一如所議云時十八年正
月也萬達既部勒諸軍復言督府曰峽以南固劇賊也第今兵力
不可併及姑緩之以俟後議督府從之乃以二月丁未兩軍齊發
左軍則王良輔以六千五百人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大冲根
姜老鼠諸巢朱昇以七千五百人由三村渡蓼水攻二驢石門
石塘太安黃泥嶺諸巢柳浦以八千人由白沙灣攻道袍大州李
儀洪泥梅嶺諸巢凌溥以五千人由白沙灣攻八昂屋厦小柳嶺

諸巢周維新以七千八百人由白沙灣攻藤冲山峯胡塘綠水中
諸巢孫文繡以八百人攻藤峽迦流與諸軍夾攻大坑巢右軍則
馬文傑以六千二百人由武宣過六廟從流而下攻碧灘綠水諸
巢王俊以五千人由武宣入山而東攻羅淥上峒賊振以四千二
百人攻羅淥中峒吳同章以八百人攻羅淥下洞南北夾擊賊大
窘遂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輔以兵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蹙
斬千二百級捕得生口言官兵來時酋老約避敵毋結巢一成化
間結巢桂州厓九層樓官兵圍困破時無子遺者今直漫走星散
官兵逐我必疲曠日思歸且費餽餉退必速今東奔者已入羅運
山矣經萬達遂移兵攻羅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而東繞出其背
賊乃刊巨木塞溢涇道布族藜菰菴懸石樹杪急則絕之走坂如

丸伏機弩毒鏢戟奔中觸者應聲而斃我軍皆以計奔奪之斬首
百級賊愈大窘右軍迷失道愆期者三日田州土目盧蘓復受
賊賂歛軍縱之賊遂漫匿山中險不可躡捕得生口言祖父居羅
運者八世矣未聞官兵之涉茲土也又言自此東去府江可二百
里云會平南縣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徭弗靖經萬達復移兵勦
之斬首五十七級先是諸賊亦有依結良民而匿其妻子牛馬者
時部將獻策欲搜捕之乃達曰不可殲餘孽而擾良民兵家謬計
吾且將留此以耀示諸徭使知良民之利益堅其向化之心也乃
以三月庚寅班師凡四十五日而畢後招其餘黨三百二十人降
之而江南胡姓諸徭投順者千人藤峽悉平萬達汝成相與獻議
于督府曰嘗聞藥威而布法則法易流因法而行仁則仁易泐然

立法貴於慎始更俗在乎隨時竊嘗細酌夷情守訊衆議欲圖善後之策大畧有七一曰編保甲以處新民夫苗猺之亂萌於怙險撫綏之策首在遷居若非別里分疆割其故宇終為負固難以革心宜令江北一帶西自碧灘東連林峒皆南渡瀾水墾作便田江南一帶東起蒲竹西遶河源亦托處平原遠背山麓又各限以界石勒以訓誡若布之有幅而獸之有圈使勿踰易但此等新民方就繩檢如放豚憚於脊絡野鹿駭於牢籠故假借過寬則獮虺之性仍在約束大驟則簡野之俗莫堪按之故牘曾有准入狼家或附編民戶者意非不美也但入狼則土首蠶食編民則廂里魚侵揆此二端皆非善政宜倣古人保甲之法使十家為甲甲有總五家為保保有長各就族類擇其稍有恒業能通洪音者為之每月每

保各以總甲一人出官應役講解夷情周而復始姑勿屬之有司暫從分守道管攝使之習見化理馴變蠻風仍先計口科糧不必履畝課入大約三十取一歲令保長徵催別貯一倉以便會稽授厘之初量給種子五年之後稍派徭差至此始付縣官俾之撫字近郊之地暨於通都各立墟市招致諸徭賈易貨物一月二舉委官董治使無貪擾二曰立營堡以通江道夫藤峽東西一百六十四里上抵柳慶下委灘橋蓋諸郡咽喉也曩者江介諸徭憑據利地厚其徒黨袁克鞠頑官司一切因循為苟且姑息之法措掣商賈瓦器魚鹽公為齎給如以賂賄名曰常例以致徭貪無厭驕熾益張白晝橫江殺人剽貨舟楫孔道隔閡不通譬之聚臚而却蟻安可得也近年不得已乃建營堡戍以目兵然土客之形非偽虛

實之勢相懸威弛而士不揚法疏而守不固反世寇侮益重民衆是非立堡之過也顧其時未可耳若以此為覆轍而遂疑立堡之法或不可行是懲噎而廢食也今群兇已剪殘黨漸降威振法行宜與更始况虛市既立賈易既通則夷落之間百貨流布不必賂賊求通示弱誨侮但弩灘浪灘兩處徭人既徙平地則遼廣舊穴恐有容賊棄之而賓旅往來不為哨護或有萬一之警鑑昔慎令一勞永逸則宜革秦寇之例杜賈禍之媒兩處灘礮各立營堡成以官兵置籍分符嚴律明紀使部曲聯屬彼此應援游艘往來且防且守近堡之地量遷向化良徭環居內外易田而食則客賊難藏三日設督備以控上游藤峽首尾分隸兩江武宣右江屬邑也實據上流非左江部轄法號稍疏府衛公移猶多掣肘所以彼此

攜隔應援為難除潯州原有領哨指揮不必更設宜設督備指揮一員於武宣駐劄專管峽江悉聽左江守巡叅將提調量於右江衛所摘調官軍及以那地州目兵五百名相兼戍捕約以游艘四十分布兩堡及督備領哨官統之使客商船下水則武宣督備官遣兵防護直抵潯州上水則潯州領哨官遣兵防護直抵武宣各給符牌以便稽考四曰改州治以建屯所昔韓公討平藤峽以碧淵盜賊充斥乃築營堡開設州治奏改岑鐸部兵二千來任州事尋復移置崇姜大宣二里之間為蓼水北峴乃紫荆竹趾梅嶺大冲諸山要路也地廣土沃袤連大同鵬化可以控制諸蠻藩衛郡治其後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六年軍門議以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止以部兵五十人爰居茲土言亦虐其民以縱嗜

慈旋因父猛作亂削職徙閩民以為快。嘉靖七年新建伯以田
州之後但欲完其族姓以安反側疏宥邦佐還矣。本州邦佐復任
以來怙惡不改益肆克殘比類啗人毒於猛虎部民無罪而赤族
者無慮數百以致離心逃散靡有子存誅求無所又占管狼家以
為部落夫三縣狼家未有州治之前官府招致護民耕守原與該
州無干邦佐乃夤緣提調之名積威鈐制浚利萬端奪其田而賣
之如彼私產此何解也且貪圖江南吉大里良村可以獵利窩奸
恣意馳蕩遠離信地擇便而居城郭空虛兵防不設弛津渡賊納
賄分贓頃以睚眦之怒慙嗾諸徭攻墮營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
數其罪狀擢髮難紀竊惟先年設州之意實因山險賊多寥闊難
守故畀其地而資其兵以為民衛比與國初土官納款受命者

不同今岑氏部落病不堪命盡已逃亡則兵不足資夫乃徒擁我
地譬之贅疣已為不可况占管非所統率之狼兵而吞併其有以
資浩虐是本以衛民而反以害民本以禦賊而反以通賊焉可宥
也昔韓公以五屯地方盜賊盤據比照遷江事体設立屯所就以
其首單仲瑛為吏目以徭民為土兵以其地稅為月糧以供軍食
潮梧諸郡賴以藩屏但五屯千戶所屯軍四百八十餘名本

國初編隸桂林衛食糧人數所以議給月糧若遷江千戶所則止
有土兵原無月糧今宜以武靖州亦比遷江事例改為武靖屯田
千戶所推選資能軍職掌管就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
提調編為保長保甲且耕且守必納稅糧仍以邦佐之子為吏目
協同管理其左江叅將每歲秋冬之際移鎮本州申令督察

所屬大同鵬化二里疆土廣闊民僅雜處積年弭亂控禦為難
者欲於此地創立屯所是亦久安之策但武靖既已改設則固可
以遙制此方不必再設又惟武靖州治見有城池不煩財力集狼
為伍不費軍儲况軍官不職可以更置異於土官控要而制遠
盜以安民是力省於遷江也而功倍之實地方未利也五曰清
狼田以正疆界天順成化間左江盜起黎首潰亡遺棄田土
鞫為墟莽其後吳師勦平民漸復業而殘寇漏網尚肆憑凌諸民
苦之告欲借兵自衛官司議久招取歸德思恩等處狼家徙潯護
守就以絕戶田土給之納糧免差年代漸久生黨日繁引類招朋
雜居民里有司因循稽考無法原額之外各狼私置亦混狼田奸
猾吏民又以逃亡產業招狼住種或將見戶田稅詭寄狼名影射

差役土官岑邦佐又占奪而擅賣之所以民由圖削民差日重非
當時立法意也宜選廉幹官員專理其事清查冊額履畝丈量立
石四隅或以樹木谿澗為之疆界刊榜曉示以防變更舊書一冊
每米一石甲首則科米五斗均徭則編米五斗冊內狼丁但有物
故傳之子孫而原招姓名永不更改自置私田及承佃絕業原非
冊內開載者遇造黃冊俱附註本甲名為畸零狼戶與民一體糧
差不許推除別甲其見在狼丁編為保長保甲屬之武靖千戶所
管束調遣十年一造冊籍以便清查庶田糧不虧兵伍可足六曰
處款兵以慎邊防左江潯州南寧二府民款總凡二千三百六十
八名使其編僉有法選擇得人足為民衛慎固邊防舊規民款十
年一編每名計該四十丁石正貼朋當每月科銀六錢間有奸豪

指克貼戶之資轉顧替役類多老弱而親當者又止昭依丁糧多寡以為起止近或三五日而更遠或一二月而止武藝不諳膂力不剛而士宦豪強往往挾勢占用逞奸曠後有司官員罷聞者不能清查革弊貪婪者又輒欺公賣閒及以此輩影替祇候夫隸季入其直以充囊橐竊惟欸兵身後親當舊當皆為未便獨徵銀在募選取驍勇之人乃濟實用但原編銀數按月徵收窮民或有弗堪今正貼丁石編餘已定難以更改姑且量減每名每月徵銀伍錢在官以充雇直將來編審每名以六十丁石為率每月科銀六錢徵收雇募庶省民足兵之意皆在其中所募之人不論士著寄居民徭徭必求精銳閑曉武藝者充之除量留司守護城庫外今各自認五人為伍五伍為隊隊有申四隊為哨哨有長四哨

為營營有官官無定員隨時而設隊甲則推選才力稍優者為之哨長則推選才力最優者為之官得以制哨長哨長得以制隊甲隊甲得以制伍衆各伍間敢有違犯紀律者二人以上連坐同伍五人以上連坐同隊每五人給牌一面備列同隊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隊甲一收分巡道謂之隊符每哨各置牌二面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收分巡道謂之哨符每歲秋冬團集操練或有警調發截殺及戍守營堡即發符取之庶分數素定軍政修舉七日相商稅以資公費峽江既通營堡既立凡修理城壘哨船犒賞官軍新民甲長諸所費若一二取之庫藏恐有不給舊規峽江上水商船大者納鹽七包次五包又次二包各重九十觔下水商船大者納五觔九

百一十三件折銀一錢八分次六百四十六件折銀一錢五分又
次四百五十六件折銀一錢二分原屬潮州衛收貯轉給各徭名
為軍頭常例今既議革給徭之弊則所得商稅宜如前徵之以備
公用但鹽堆日久必有折耗而變賣展轉益滋弊端宜照梧州商
稅則例每包折銀三錢以便出納議成督府從之捷聞上甚喜
詔曰峒賊負固久矣今就勦滅江山滌清朕心嘉之安遠侯瑋
加太子太保歲增祿米三十石右侍郎經進左侍郎蕪右副都御
史加俸一級各償銀六十兩紵絲八表裏副總兵經銀五十兩紵
絲六表裏副使萬達叅議汝成各銀四十兩紵絲四表裏叅政士
元副使廷振署都指揮僉事乾各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經等俱
進秩一級御史堯臣副使晚各銀二十兩叅將希儀銀一十五兩

指揮王良輔而下陞賞有差

論曰自予涉巔右按圖牒詢父老躬覽山川然後稍稍知破賊之
畧也大抵藤峽府江相為表裏然治藤峽宜速而府江宜緩速則
賊無所逃緩則可得要領蓋藤峽前阻重江後臨大野面勢雖迂
猶可邏遏所慮者東奔耳然南對荆北羅運各有間道可以夾攻
扼此一隅而三面迫感譬之釜魚安所逃也故曰宜速至於府江
上起陽朔下抵蒼梧遶遶三百餘里萬山叅錯曲徑盤雲草樹凄
迷疑若禾麥暴客踴伏土著者少而外藥者多奄忽往來捷若鬼
魅一有警急即狼竄麋跳無復踪跡故欲治府江則恭城平樂懷
集賀縣修仁荔浦永明五屯叅加二山之間皆宜一歲之前屯兵
積粟以能者主之熟其嚮道探其塞易擾其耕種賊必且驚且拒

營巢負險然後益以外兵諸道並入環而攻之庶可滅也若欲以旬月之間懸軍深入賊必漫走莫可窮搜縱使利不于山伐石于江亦涉迂踈非長策也故曰宜緩雖然諸蠻縱而惡法慙而易欺衛所之官世掌其土與廂市大家倚法豪舉丁剝而戶漁之食租衣稅視為私人危言千方不使一控公門陳情白事得其利則為之掩慝埋奸透引剽掠一不當意則宣露宿惡傳以醜詞聳動官府稍不加察或單軍輕舉失重損威釀成大禍此則兩江通弊也昔人有言在內曰姦在外曰宄御宄以德御姦以刑治內詳而治外畧救寇之策斯其首端乎至于調發二官往往方命不受節制賊未及平而所過良民已遭荼毒為時通患大抵皆吾輩取之也其弊有二一曰無才二曰納賄蓋上官軍官聯姻一體而督府左

右尤為腹心世世藉賴故提督守巡孤立頻徙分隔而情踈易於欺慢寡謀怯膽則相與構浮言設險撼嚇以跋扈令我蜩縮莫敢誰何若有罇可投即誘以其聲陷以珍貨一受結納則視我奴僕耳無復忌憚是以軍令不張國法不信積弱之弊非一日矣故邊方之官非有為不足以戢亂非有守不足以服人又非久任不足以諳土俗也誠得其人而任之寬其約束優以寵榮即滿考不代庶土酋帖服邊患稍寧耳

奢香

奢香者貴州宣慰使霫翠之妻也霫翠之先火濟者蜀漢時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唐阿珮宋普貴元阿畫皆以歷代開國時納土襲爵居水西號大鬼主霫卒仕元四川行省

高后作用
注、此

左丞兼順元宣慰使、洪武四年、與其同知宋欽歸附、高皇帝嘉之以霽翠為貴州宣慰使、欽為宣慰同知、得之統所部、而霽翠兵獨強、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頭目領之、時都督馬燁鎮守貴州、刊以殺戮、懼羅夷、羅夷畏之、號馬關王、霽翠死、奢香代立、燁欲盡滅諸羅、郡縣之會、奢香有小罪、當勘燁、械致奢香、裸撻之、欲以激怒諸羅、為兵變、諸羅果勃勃欲反、時宋欽亦死、其妻劉氏多智、謂奢香曰、羅曰無讜、吾為汝訴天子、天子不聽、友未晚也、諸羅乃已、劉氏遂感馳見、太祖白事、太祖召訊之、劉氏對曰、羅夷服義、貢馬七八年、非有罪、馬都督無故騷屑、恐一旦糜沸、反謂妾等不戰、敢昧死以聞、太祖然之、還宮、以語高后、且曰、朕固知馬燁忠、索無他腸、第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命高后召劉氏宮中、訊

之曰、汝能為我召奢香乎、劉氏曰、能、即折簡奢香、令速入見、奢香遂與其子婦奢助感馳見、太祖曰、陳世家守土功、及馬燁罪狀、太祖曰、汝等誠苦馬都督乎、吾將為汝除之、然汝何以報我、奢香叩頭曰、若蒙聖恩、當令子孫世世戢羅夷、不敢生事、太祖曰、此汝常職、何言報也、奢香曰、貴州東北間道可入、蜀梗塞久矣、願為陛下刊山開驛、傳以供往來、太祖許之、乃召燁入朝、議事、燁物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太恨曰、孰謂馬關王乃為二妮子、坑耶、悔不根雞、藉為血海也、既入見、太祖數其罪狀、燁一無所答、第曰、臣自分梟首久矣、太祖怒、立斬之、以其頭示奢香、曰、吾為汝忍心除害、天奢香等叩頭謝、乃封奢香順德夫人、劉氏明德夫人、高后賜宴、謹身殿、遣歸、賞賚甚厚、命所遇有司皆陳、不耀

之奢者既歸以威德宣諭羅夷羅夷皆帖然懾服奢者乃閉赤水
烏撒道以通烏蒙立龍場九驛馬四廩餼世世然也

論曰馬燁功勳史不概見貴州人獨能談之嘗築會城磚厚五寸
許一不中程即殺作者令諸夷自塞所達城所駢立而接運終日
無敢跛倚廳事以合抱木為之至今無傾 未樂祓有顧晟者守
貴州修燁故事諸羅畏之號曰老虎然晟以靖難功眷任特厚不
疑所行噫燁殆數奇不幸

安貴榮

安貴榮者霽翠之孫也奢者死霽翠年之弟安勻立子孫遂以安為姓
世驕蹇不受節制即聽調從征非微厚賞不赴所過村落殺掠無
噍類者諸羅亦獷悍眇官軍嘗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氍衫疊

塞耳貴榮多智畧善兵以從征香爐山加貴州布政司叅政猶快
快薄之乃奏乞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事下督府勘議時兵部主
事王守仁以建言謹謫龍場驛丞貴榮甚禮之守仁乃貽書貴
榮曰減驛事非罪人所敢與聞承使君厚愛因使者至偶問及之
不謂其遂達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見詢則又不可默凡
朝廷制度定自 祖宗後世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 朝廷且謂
之變亂况諸侯乎縱 朝廷不見罪有司者將執法以繩之使君
必且無益縱遂幸免於一時或五六年或八九年雖遠至二三十
年美當事者猶得持典章而議其後若是則使君何利焉使君之
先自漢唐以來千幾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長久若此者
以能世守天子禮法竭忠盡力不敢分寸有所逾越故天子不

得踰禮法。無故而加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縣之。其誰以為不可。夫驛可減也。亦可增也。驛可改也。宣尉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職事。意亦如此。夫剷除寇盜。以撫綏平良。亦守土常職。今纒舉以要賞。則朝廷平日之恩寵祿位。將何為使君為。參政已非設官之舊。今又干進不已。是無抵極也。衆必不堪。夫宣尉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參政則流官矣。東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職。或聞或蜀。其敢躬行乎。則方命之誅。不旋踵而至。棗檄從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復使君有矣。由此言之。雖今日之參政使君。將恐辭去之不速。又可求進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於義。反之於心。使君必

自有不安者。夫拂心違義而行。衆所不與。鬼神所不嘉也。承問及不敢不以正對。幸亮察。既而驛竟不減。宋氏部羅阿賈阿札等叛。人言貴榮嫉之。而督府檄兵安家。輒違約不至。守仁復貽貴榮書曰。阿賈阿札等畔宋氏。為地方患。傳者謂使君使之。雖或出妬婦之口。然阿賈等自言使君嘗錫之以糧。乃遺之以弓弩。雖無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兩司得是說。即欲聞之於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實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討賊。苟遂出軍。勦撲。則傳聞皆妄。何可以照及忠良。其或坐觀逗遛。徐議可否。亦未為晚。故且隱忍其議。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衆論紛紛。疑者將信。喧騰之際。適會左右夾獻阿麻之首。偏師出解洪邊之圍。群公又復徐徐。又三月餘矣。使君稱疾歸。諸

軍以次潛回其間分屯寨堡者不聞擒斬以宣四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衆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識方揚言於人謂宋氏之難當使宋氏自平安氏何與而反為之後我安氏連地千里擁衆四十八萬深坑絕地飛鳥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縱遂高坐不為宋氏出一卒人亦莫如我何斯言已稍稍傳播不知三堂兩司已嘗聞之否使君誠久臥不出安氏之禍必自斯言始矣使君與宋氏同守土而使君為之長地方變亂皆守土者之罪使君能獨委之宋氏乎夫連地千里孰與中土之一大郡擁衆四十八萬孰與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絕地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環四面而居以百數也今播州有楊愛愷黎有楊友酋陽保靖有彭世麒等諸人斯言苟聞於朝朝廷下片紙於楊愛諸人使各自為戰兵分

安氏之所有蓋朝令而夕無安氏矣深坑絕地何所用其險使君可無寒心乎且安氏之職四十八支更迭而為今使君獨傳者三世而群支莫敢爭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釁執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則揚此言於外以速安氏之禍者殆漁人之計蕭牆之憂未可測也使君宜速出軍平定反側破衆諛之口息多端之議弭方輿之變絕難測之禍補既往之愆要將來之福某非為人作說客者使君幸熟思之貴榮死子萬鈞立淫酗嗜殺其下怨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衙候於外次忽有賊刃萬鈞頭去一城闕然督府索賊竟不得亂五六年不定其第萬銓廉知土目烏掛所弑也撲殺之誅其從者日餘人遂自立收其嫂為妻督府置不能理而萬銓心橫尤甚

論曰安氏有貴州千餘年矣其先世有大功德於諸蠻戎其
祚之綿末也羅鬼愍而戀主與諸夷異即暴虐不怨其他強族不
得代有之故不易姓今雖授官給印直名羈之不能令也恣殺戮
服食僭擬自專無上彼何熱於南面稱孤者哉貴州武備單弱征
勦必賴水西長彼桀傲萬一衝決則雲南非所有也

田琛

田琛者故思州宣慰使也自元來世有思州宗族蕃衍自叙出自
關中蓋漢高帝徙齊諸田關中而巴蜀關中近地遂蔓延於此今
婺州縣有田地圖猶稱田云諺曰思播田楊兩廣矣黃言大姓
也吳元年田仁智納土歸附詔立思州宣慰司以仁智為宣慰
使其族人田茂安者據沿河婺州以獻偽夏明王珍洪武五年

可惡

明王珍敗茂安乃降立為思南宣慰使琛仁智子也嗣立與茂安
之子宗鼎爭砂坑日尋以兵宗鼎復禁其民不得從華風瓦屋樹
杭秫子弟不得讀書民大疾苦末樂初遣行人蔣廷瓚往勘之

琛自言願見

上白事廷瓚遂以入覲琛言思南故思州地當歸

思州上曰思南叛歸偽夏時何不徑取屬汝耶畫土分疆是朝

廷事汝安得擅有之琛復訐宗鼎諸不灑事上曰過惡在彼汝

何與焉第安分守土再犯吾磔汝矣琛叩頭受諭而還與宗鼎構

殺如故十一年十一月上乃遣旗校數人潛入二司執琛宗鼎

去城中聞無知者頃之忽一官開黃諭諸夷曰首惡既擒餘無

所問於是諸夷帖然琛宗鼎至京師咸斬之乃諭兵部尚書印全

忠等曰思南思州之民苦田氏久矣其滅之以為府治遂建布政

碑

司貴州以廷瓚為左布政使時廷瓚已為行在工部侍郎矣
論曰二宣慰之就擒也神謀睿策亦已周矣發單報持尺札入
夷落桑蔭未徙而縛其兩雄市不易肆何其善哉迺今剪滅草竊
直恥小耳符檄紛紜張皇漏洩蓋承平徂縱賞罰不信上不圖危
而下不習武也

楊輝

楊輝者播州宣慰使也始祖鏗元時為安撫使洪武初納款授宣
慰使三傳而輝襲之怡富負險代恣豪舉輝二子長友次愛友庶
而長輝以妾故特嬖之屢欲奪嫡而安撫宋韶長官毛劍等不從
曰楊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主公奈何紊之以啓亂階輝不得
已乃嗣愛而嬖友之心終不解倖客張淵日從通之因說輝曰主

公欲貴孟主而戚戚與仲主為仇即使奪彼以與此不過轉移故
物耳且貽口實於後人何不別為孟主地雙貴而朋立是使孟主
創立而傳世也輝曰為之奈何淵曰天霸諸苗主公部境也山箐
險遠愁而易凌誣之曰賊而請兵討之歸功孟主因請立官分治
則事為有名矣輝大喜乃召容山長官韓宣重安長官張通計之
將以疏請宣曰天霸諸苗力耕服役皆順民也奈何以賊誣之輝
大怒立杖殺宣通皇恐股栗叩頭曰諸苗誠賊也乃從輝署名疏
言苗亂請兵討之部議報可乃命都御史張瓚將兵討之諸苗
被戮者千餘人輝通賂於瓚瓚乃盛陳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
刃七賊誠設安撫司於安寧以友為安撫使則諸苗不復反矣時
友年纔十三耳部議信之乃立司授官一如所請既而爛土諸苗

齋果等忿天霸以無辜受戮也時時攻安寧墳入疏請築城衛之
費糧數十萬十九年輝死愛修然於淵淵屢謀殺愛不克二十一
年丹章諸苗寇安寧四川右叅政謝士元副使翟廷蕙都指揮楊
綱以兵往過播州詣愛家置酒高會翌日視學適州民賽社士元
等因坐學宮遊觀之愛復携酒以往訓導楊禮者介士也艱然陳
曰視學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畧等威而款不屬竊為明公耻之士
元等大慚而起淵自知不容於愛乃嗾友誣愛通苗越境為亂報
之貴相守臣而致書舉人路義令通路上下安撫宋麟獲之以報
愛愛乃易書於義偽以人往義信之詣貴州守臣陳愛反狀守臣
不聽曰播州非我轄也義復書於友言非奏聞不可愛得書以報
四川守臣友淵大懼乃誣跡愛嘗言夢騎龍登天上帝謂我曰南

方帝子也又嘗立嵩呼門金水橋以擬宮禁廷議大駭乃命刑部
侍郎何喬新錦衣指揮劉綱會四川都御史御史等官鞫之淵以
妖言坐死士元等落職義削籍友愛皆論死贖免之友削官竄保
寧無何友黨黨友以歸與愛仇殺不已而友子張愛孫相尤酷毒
嘉靖七年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與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
遂流禍請立安撫司于凱里屬治貴州以張為安撫使而相宣慰
屬治四川如故然其仇固自若也諺云骨肉鸚醢參商播凱
論曰播凱之亂其初不過湯輝奪嫡之私耳妄一夷酋上書誣人
以逞兵部不覈實而遽許與師非徇情何以有此張瓚欺君曲法
造禍百年蔓延邊徼其後展轉調停不過分疆別省耳貧禍首而
不究何以服諸夷哉

阿溪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部苗也桀驁多智雄視諸苗有養子曰阿刺齊力絕倫被甲三襲運二丈矛躍地而起輒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夷落推為渠魁近苗之弱者歲分畜產而倍課其入旅人經其境者輒誘他苗劫之官司探捕必謁溪請計溪則要我重賄期為勦之乃捕遠苗之捍者誣之為賊以應命于是遠苗亦復憚而投之以為寨主鎮守內臣監軍總帥率有歲賂益恣肆無忌時時誣官苗以收鷸蚌之利弘治間都御史孔鏞巡撫貴州廉得其狀詢之監軍總帥皆為溪解鏞知不可與共事乃自往清平訪部曲之良者得指揮王通優禮之扣以時事通疊疊條答而獨不及溪鏞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為大若秘而不言何也通不對再扣

之竟默然鏞曰吾所以異待若者謂能辦大事非行輩等也今若此固庸人耳通曰言之而公事辦則一方受福而愚言有益否則公將損威而小人且赤族矣鏞笑曰何用弗辦而過慮若此也通始慷慨陳列根枝鏞曰阿溪所任何人而能通賂上官通曰彼獨藩指揮王魯總旗陳瑞公必先劫此兩人乃可舉耳鏞曰諾通謝去翌日將校廷參鏞曰欲得一巡官若等來前吾自選之乃指曾曰庶幾可者將校既出鏞謂曾曰汝何與賊通曾驚辯不已鏞曰阿溪歲賂上官汝為向導辯而不服吾且斬汝矣曾叩頭不敢言鏞曰吾欲取阿溪計將安出曾因陳溪刺謀勇狀且曰更得一官同事乃可鏞曰汝自舉之曾曰無如陳總旗也鏞曰可與偕來少選曾偕瑞入見鏞訊之亦若訊曾者瑞屢顧曾曾曰勿諱也

若事公已悉知第當盡力以報公瑞亦言難狀嘯曰而第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瑞敬諾而出苗俗喜鬪牛瑞乃牽牛置中道伏壯士百人於牛傍叢薄間乃入寨見溪溪曰何久不來瑞曰都堂新到故不及來見公耳溪曰都堂何如瑞曰怯懦無能為也溪曰聞渠在廣東時殺賊有名何謂無能瑞曰同姓者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瑞曰公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遂酌瑞縱談鬪牛事瑞曰適見道中牛恢然巨象也未審校公家牛何如溪曰寧有是乎我當買之瑞曰販牛者似非土人恐難強之入寨溪曰弟往觀之顧阿刺同行瑞曰須牽公家牛往鬪之優劣可決也溪曰然苗俗信鬼動息必卜溪因即座以鷄卜不吉又言夜夢大網披身出恐不利瑞曰夢網得魚牛必屬公矣遂牽牛聯騎而出至牛所觀

而喜之兩牛方作鬪狀忽報巡官至矣瑞曰公知之乎乃王指據耳溪笑曰老王何幸而得此榮差俟其至我當嘲之瑞曰巡官行寨公當往迎况故人也溪刺將策騎往瑞曰公等請去佩刀恐新官見刀以為不利是求好友惡也溪刺咸去刀見曾曾勵聲詰溪刺曰上司按部何不掃解舍具供帳而洋洋至此何為溪刺猶謂戲語漫拒之曾大怒曰謂不能擒若等耶溪刺猶咲傲曾大呼伏兵起叢薄間擒溪刺刺手搏傷者數十人竟繫之馳貴州見鏞磔於市一境始寧

論曰溪刺雖奸雄不過草竊鼠子耳而上下張皇功歸督府當時方面之臣提兵而巡守者尚得謂有人哉其事瑣碎不足錄錄之殆有深意焉慮邊事而無謀雖小亦敗矣余聞孔公嶺南守印時

苗賊擁衆圍城公計不可敵顧開門單騎詣虜營諭以禍福得宿而還夷人驚服終公任無敢犯境者溪刺事固其微者也

阿向

阿向者都勻府部苗也嘉靖十六年與土官王仲武爭田構殺仲武出奔阿向遂據凱口因為亂圍圍十餘里高四十丈四壁斗絕獨一徑尺許曲折而登上有天池雖旱不堪積糧可支五年變聞都御史陳克宅都督僉事楊仁諱水西兵勦之宣尉使安萬銓素驕抗不法邀重賞乃行提兵萬餘屯圍下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為計者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曰能為猿猴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鈎傳手足為指爪人腰四徽一劔約至樹憇足即垂徽下引

嚇殺

天下者此身

我手

一可恨書生
一可恨謀士

人人帶銃砲長徽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第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蹲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由樹間爬緣而上至圍頂適為賊巡檢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劍斬之鳴鑼代為巡檢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也累累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人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圍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黎明水西軍蟻附土圍克宅令軍中曰賊非間格而擅殺及黎明後殺者功俱不錄自是一軍解體相與賣路走賊阿向始共其黨二百人免圍營一空焚其積聚乃班師而以三百官兵戍圍月餘阿向復糾爛土苗苗襲圍盡殺官

兵克宅欲勒兵勦之時汝成以按察僉事飭兵思石聞之乃獻書于克宅曰凱口餘孽復肆猖狂竊料今日賊勢與昔殊科攻伐之策亦當異應往者一二梟獍負其窟穴草竊為姦者皆內儲糗糒外翼黨與包藏十有餘年死敢陸梁以延歲月今者諸賊以亡命之餘憂在溝壑冒萬死一生之計謹呼而起非有旁寨渠首通謀結納擁群醜以張應援也守彈丸之地踰伏其中無異甕缶權升斗之糧躡尺五之道束腓而登無異哺壑非素有紅粟朽貫積之倉庾廣畜大豕肥牛以資擊剝也失此二者為必敗之形而欲攝朽腹張空拳睥目前而前以應貔虎是曰刀鋸之菟不足慮也然竊聞之首禍一招而合者三四百人課其十百之糧亦不下三四十石費亦厚矣而踰旬不餒者無乃有間道捷徑偷輸潛輓以給其

中者不然何所恃以為生也夫蠻貊夷落之地事異中原譬之禦寇於洞房委巷之中搏擊無所為力故征蠻之畧皆廣列伏便扼險面趣高四塞以困之謂之得地若我遜其險而彼乘其高順逆強弱之勢已懸倍蓰是以諸賊雖微亦未可以尋食屠剪也惟在據其要害斷其芻粟之塗重營密柵勤其間覘嚴壁而居勿與角利使彼進無所乘退無所逸遠不過一月而羸疲之氣稟磔麾下矣若夫我軍既固彼勢益孤食竭道窮必至奔突則潰圍之戰不可不慮也相持既久觀望無端我忽而衰彼窮而銳或畏昏惰以刀斗失鳴則劫營之虞不可不備也防禦既周奸謀益窘必甘辭納款以弭殘息目前雖可妥帖他日必復萌生則招撫之說不可從也膚見宵人狃於詭道欲出其不意以徼一獲彼既鑒三前車

者之書到

我復襲其故轍不惟徒費抑恐損威則偷國之策不可不距也茲
數者雄畧必有成算而疏腐之識敢效區區者休戚同情不敢避
越俎之嫌也至于事平之後經畫猶煩夫凱口雖微亦牂牁之巨
阨也崇山密箐磴道迫脅兵不得橫鋸人不得並躅廼遣一二眇
小之官提數百不練之卒星散其間豈能持久往者爐山之變亦
甚縱橫幸蒙前例刊木鑿竇夷其險棘開屯設所經營數年始得
寧謐則今日凱口之議似不當出爐山之下也土官王仲武始以
綿弱失其疆場頃蒙上官之力以保宗桃雖百口捐軀猶難報稱
廼今哄然而稱逆者固其部落之遺也既不能宣布德化俾彼投
戈又不能率其左右心腹之雄先鋒効力是為失職之臣與叛逆
無異若復仍其名位錫之士田是右姦而獎亂也竊論此人當褫

君山手

爵削籍移其族屬節之氓伍開設縣治衛以軍屯若以勢有不行
法姑稍假亦當暴其罪過聲諸市闐重加懲罰庶威振恩覃協人
心而伸國法也克宅閱書不省集三司問計叅將李宗祐曰是未
可以猝破也曩賊負固久矣屢招屢叛狃以為常故渠魁無必死
之心黨與有求生之望觀隙掩取以計勝非力尅也廼今諸賊懲
于剗剗之餘憤噪而集棄殊死以待我我軍新罷肩擔未弛勞勩
未舒強馳而起之氣鼓不作以棄死之虜藥強使之軍難以濟矣
克宅咲曰君何怯也吾將策一騎勒一人五日而取之宗祐曰公
言何易公獨不聞窮寇者勿逼乎一盜橫戈于市即萬人辟易非
一盜能偶萬人也必死與有生非偶也故利有所不角敗有所不
藥知彼知己百戰不毀廼今彼我不偶矣故曰是未可以猝破也

白面書生

克宅曰兵貴拙速不貴巧遲故避實搗虛棄勝者馳挫銳者波譬
之破竹有餘刃矣緩之賊且完壁儲餉益難為功宗祐曰不然兵
法有之好謀而成恭敵無瀆故將不可驕而勝不可狃也蒲騷之
役卒狃莫敖定陶之師竟驕武信公欲以破竹之勢方之乎吾以
為未若強弩之末不可穿魚鱗也克宅艷然曰李君一何營蒯我
也乃強檄宗祐宗祐不得已以軍往賊果殊死禦我軍我軍敗績
賊遂擁宗祐去克宅大懼以千金賂賊贖宗祐出之事聞克宅落
職勅安萬餘勦之萬鎰乃招阿何許以不死責王仲武均其田
而亂始息

論曰軍旅之交披敵棄勝將無紀律貪功以逞縱其逸德則玉石
俱焚然策以戒攻城邑勦村堡者言耳猾賊結巢據險以抗王師

少松

此其中寧復有良民哉首惡未擒而禁殺逸賊自貽伊戚驕惰駢
集復諫興師損威辱國書生不諳軍法往往如此嗟乎將者民之
司命存亡判於呼吸之間每一發兵頭顱為白安得斯人而與之
談哉

猛密 孟養

猛密者木邦宣慰司部落也木邦自國初納款授官與八百緬甸
車里孟養諸酋競強鼎立而猛密有寶井為木邦利府陶猛司歪
領之陶猛者猶華言頭目也宣慰使罕標以其女曩罕弄妻司歪
罕標死孫罕立嗜酒好殺曩罕弄遂以猛密叛然猶未敢公侵
木邦也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墨猛密寶石許得自貢不
開木邦太監鉞能尤婪索無厭曩罕弄遂怙勢縱橫畧地自庶千

六年太監王舉索寶石猛密曩罕弄罵不與舉遂疏猛密叛大邦
罪請征之曩罕弄大懼時大學士萬安倖用事而周賓五者江西
人也通猛密謂曩罕弄曰無憂萬閣老貪聞天下又得權結昭
德宮與萬皇親最厚若遣人齎重寶投之不止不征且必授官比
木邦矣曩罕弄從之遣人多齎金寶投安安許之召職方郎中劉
大夏啖以美遷俾往撫處大夏辭曰某愚懦不任使安遂舉都御
史科宗往以意授宗宗唯唯至雲南時巡撫都御史吳誠宗同年
也言不可宗大怒曰萬公甚嘔汝敢復忤之誠憂燕不知所謂發
疾卒宗乃率鎮守及三司往撫猛密曩罕弄出迓會曩罕弄所
遣安使歸已悉安意指益踞傲不見宗且曰我見都堂須坐講宗
許之復曰我不得遠涉須都堂過自就我宗不得已至南牙山就

廣話

見曩罕坐定互講良久曩罕弄曰我猛密之於木邦猶大象之孕
小象也今小象長成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大象腹中乎宗曰然
遂以所畧木邦地界之為設安撫司以司歪子孫世襲其職木邦
人訴辯宗宗輒笞辱之曰朝廷畫土分封汝寧得專取狀聞萬安
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部尚書曩罕弄既立遂盡奪木邦
之地罕罕奔猛止由是孟養諸番大不平遣大陶猛倫索提兵衛
罕罕聲言必滅猛密會敬皇帝即位安宗斥罷按察副史林後
復稍稍割猛密地還木邦曩罕弄懼不敢逆命遂與木邦並立世
讎殺矣孟養故宣慰使司也正統初宣慰使刀賁王昏懦不能
填輯諸夷部下貴姓酋思仁遂擁衆麓川叛孟養畧取其地刀賁
王奔永昌死無子思仁益張遂屠騰衝潞江自稱曰法法法王

號也事聞。睿皇帝命黔國公沐晟左都督方政右都督沐昂往
征之師次潞江思仁遣其將緬檢江守我軍不得渡先是刁賓玉
嘗遣思仁質晟府晟兒子畜之廼遣使諭降思仁思仁陽許諾以
故晟無渡江意緬檢數挑戰益急政不勝憤欲攻之晟不許政遂
獨率麾下夜半渡江擊緬檢走之藥勝逼思仁上江頃之夷兵烏
集政以旂牌取救于晟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左右力諫晟乃
以少兵往復逗遛政知晟無援意遂遣其子瑛過江還曰汝急歸
吾死今日矣瑛叩首泣請同歸政拔劍叱之曰無多言將官死分
也遂策馬馳夷兵馬躐夷兵攢刺為泥一軍皆沒無孑遺者晟聞
賊遂燒江上積餉披糴裹雜衆奔永昌布政使應履平按察使賴
巽以狀聞上遣使者問罪晟自知不免乃遣人語使者曰吾主

將也失律喪師不政移罪他乞無問遂以冷水啖酥餅發病卒時
廷臣皆以麓川稱叛以來國家芻糧之費百鎮萬士馬死者無慮
數萬宜放棄徼外以甦吏民上猶與未決太監王振方寵倖用
事力勸上征之上乃遣兵部尚書王驥定西伯將貴益發湖
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擊思仁敗之思仁走緬
甸驥遂割思仁所畧孟養地畀緬甸購思仁緬甸斬思仁縛其子
思機歸驥送京師斬之緬甸以其子銀起奔居守孟養頃之麓川
夷復擁思仁少子思祿攻銀起奔敗之復有孟養之地驥等慮師
老餉道益艱賊終不殄滅遂約思祿許得部勒諸夷居孟養如故
復與立石畫金沙江為界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思祿懼聽命
乃班師以捷聞論功以王振從子一授錦衣衛指揮僉事驥討靖

遠伯貴進定西侯以死事功贈攻遠伯謚忠毅戡定遠王謚忠
敬戡政之敗在四年驥征始九年訖十三年乃罷思祿雖無官其
豪僭夷中無異王者成化中太監錢能鎮守雲南大墨于諸夷
思祿乃以祖母祿帶及諸珍物餌能召見設飲食親與相對思
祿稍稍縱橫弘治初詔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酋時猛養宣
尉司廢除久矣兵部偶忘之以舊號頒給思祿遂以牌符號召諸
夷曰天朝復官立我諸夷信之遂畧取旁小邑自廣會猛密叛木
邦事以不平參政毛利者素輕脫以平猛密自任或言須孟養兵
乃可科遂總思祿思祿輕科欲不與則憤猛密叛木邦得官與之
則見弱乃以羸兵數千應科攻猛密猛密笑曰毛官人欲以孟養
殺我我姑以一命允之遂介馬來衝孟養兵原無鬪志大敗猛密

設伏邀擊殲什七八科僅以身免思祿大怒遂遠誓渡金沙江攻
猛密取蠻莫等十七寨時都御史金獻民巡撫雲南聞變欲劾科
科以計解尋稍諳貴州按察司副使思祿既遠誓渡江遂不可制
大學士謝遷科同鄉也科復挾遷勢于獻民獻民復奏舉科曰臣
聞使功不如使過撫治孟養非科不可朝議許之復以科為雲
南按察副使科遂勸獻民請兵大舉上不許會思祿亦遣人奏
言絕域小醜本無叛情第為隣惡誑誤以于天法願入蠻莫十
寨贖罪得比米魯乞以一子為土官復宣尉如故大學士劉健欲
許之以為恩祿有官猶可制即無官其僭自若也不如因而官之
遷復以科故勸劉公弗許思祿遂據孟養自立
論曰猛密孟養之亂譬諸蔓草中官而灌以閣輔日益滋長雖

孟養之傳
通自

欽芟刈不可得矣。麓川之後舉朝皆以為非，謂王振專權是益而李文達公亦言麓川初叛不妄戾而遣別將遂至喪師，此皆失實。潞江致敗，晟實罪魁。第朝議以晟元勳之裔，關土安南有功，復畏法引慝，自始得蒙贈諡，亦已幸矣。思仁抗王師，殲大將，釋而不誅，辱國益甚。振之罪惡通天，若主征麓川，義正言順，不可非也。三原王公撰忠敬王廟碑，其言亦與文達畧同。蓋美文過為家狀所蒙，第未知國史所集竟何稽也。

蠻夷

苗人古三苗之裔也。自長沙沅辰以南盡夜郎之境，往往有之。與氏夷混雜，通曰南蠻。其種甚夥，散處山間聚而成村者曰寨。其人有名無姓，有族屬無君長。近省界者為熟苗，輸租服役稍同。良家主

列而心矣

中國古而

子依以若

狗毒耳

年則官司籍其戶口息耗登于天府，不與是籍者謂之生苗。生苗多而熟苗寡，其俗各以其黨自相沿襲，大抵悞悖情禍絕禮讓而昧彞倫。惟利所在，不顧廉耻，喜則人怒則獸，睚眦之隙遂至殺人。被殺之家舉族為讐，必報當而後已。否則親戚亦斷斷助之，即抗到不悔。諺云：苗家雙丸世休言其不可居，解也。其人黠結踔躑，踔崑穴躡荆棘，捷如麋鹿，班衣左衽，或無衿袷，竅以納首，別作兩袂。急則去之，插雞尾于顛，負蘭抱弩，遇便輒鹵掠，狝突箚中不可疏捕。未娶者以銀環飾耳，號曰馬郎。婚則脫之，婦人雜海肥銅鈴藥珠，結纓絡為飾。處子行歌于野，以誘馬郎。滄淫不禁，仲春刻木為馬，祭以牛酒。老人並馬箕踞，未婚男女吹簾笙以和歌。淫詞謔浪，謂之跳月。中意者男負女去，論妍媸為聘，貲贏縮貧而逋者，遠歲

見弟法可

索之即髮種種長子孫不貸也飲食惡草以蓋灰和秫粥釀為臭
溜以魚肉雜物投之曰醢蛆蚋叢蠹以為珍具矜富羨者則曰蓄
醢桶幾世夫歲時召親戚擗銅鼓鬪牛於埜封其負者祭而食之
大纒若掌以牛角授子孫曰某祖某父食牛凡幾要約無文書刊
寸木判以為信爭訟不入官府即入亦不得以律例科之推其屬
之公正善言語者號曰行頭以講曲直行頭以一事為一籌多至
百籌者每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於某其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
舉一籌數之曰某事云云汝凌於某其人不服則置之計所置多
寡以報所為講者曰某事其事其大不服所為講者曰然則已不
然則又往講如前必兩人咸服乃決若所收籌多而度其人不能
償者則勸所為講者擲一籌與天一與地一與和事之老然後約

其餘者書負者償之以牛馬為筭凡殺人而報殺過當者亦如
之言語侏儻甚者重譯乃解與其曹耦善厚者曰同年同年之好
踰于親串與漢人善者亦曰同年稱其酋長曰茫稱人曰反自稱
亦曰反猶晉之言咄咄之言儂也不知正朔以鼠馬記子午言日
亦如之歲首以冬三月各尚其一曰開年占卜以雞骨推之視其
豐以斷凶吉或折茅為兆病不服藥禱鬼而巳不愈則曰鬼折昏
也棄之不顧謂其巫曰鬼師死喪無服或葬或不葬大抵諸苗之
俗婚姻畧同而喪祭異善為蠱毒蠱無形而毒有物中之皆能殺
人或言蠱有神熠熠若月以昏暮流人家為崇以其日作蠱淡辰
而出之以中生人則已無生人則主人以其身服蠱解而哇之否
則神將蔓殃于其室其在金甌者有克孟特羊二種擇懸屋鑿竅

身人下性

此只為身
身苗不知
書作可下
首

而居不設茵第構竹梯上下高者百仞耕不執犁以錢鑄發土耨而不耘男女躡筓而偶免乳而疑其聘財親死不哭笑舞浩唱謂之開戶明年聞杜鵑聲則北屋號泣曰鳥猶歲至親不復矣在獨山為九名九姓苗狙詐而饕餮以元日為把忌數門不出二七而犯之者以為不祥烏羅着可以三月一日為忌二十五日而解在平樂為紫姜苗嗜殺尤甚得讐人即生啗其肉夫死其妻嫁而後但葬曰喪有主矣在白納為賣翁苗其俗賤老而貴少父老則拽而則驚之在葛朝葛商為短裙苗以花布一幅橫掩及甦在牂牁之間為八番子其俗勞女而逸男以虎馬日為市夜臥必圍爐厝火不施衾枕燕會擊長腰鼓為樂以十月望日為歲首葬不擇日以夜靜出之云不忍使其親之知也在陳蒙爛土為野苗又為天諭緝

木葉以為上服女子甫十歲即構竹樓堊外處之以號淫者人死不葬以藤蔓束之樹間而已此皆苗俗之大畧也蓋諸苗所居必深山僻谷生而不見外事故其俗不移無公家更賦之給故其民情綏土無疆果菽蟲蟻食物常足故皆盜竄偷生而亡積聚不通文字也先王禮義之教故枝柱淫佚與鳥獸同歸亦可憫也

羅羅本盧鹿而訛為今稱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寧谷馬場漕溪者為黑羅羅亦曰烏蠻居慕役者為白羅羅亦曰白蠻風俗畧同而黑者為大姓羅俗尚鬼故又曰羅鬼蜀漢時有火濟者從丞相亮破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即今宣尉使安氏遠祖也自羅甸東西若自杞夜即牂牁則以國名若特磨白衣九道則以道名皆羅羅之種也羅羅之俗愚而戀土即唐之赤族猶舉其子姓若妻妾戴

好信

之不以為難故自火濟至今千有餘年世長其土勃四十八部部
之長曰頭目其人深目長身黑而白齒椎結跣躡荷犴戴笠而行
腰束菁索左肩拖羊皮一方佩長刀箭箠富者以金釧約臂悍而
喜鬪修習政擊雄上氣力寬則以漁獵山伐為業急則屠戮相尋
故其兵常為諸酋冠諺云水田羅鬼斷頭掉尾言其相應若率然
也亦有文字類蒙古書者坐無几席與人食飯一盤水一盂七一
於抄飯甫許搏之若丸以七躍口食已必滌膝刷齒以為潔作酒
盎而不縮以蘆管啣飲之男子則雉髭而留髯婦人束髮纏以青
帶悉報旁通醜不惡也父死收其後母兄弟死則妻其妻新婦見
舅姑不拜裸而進盥謂之奉堂男女居室不同帷第潛合如奔狼
而多疑忌相賊也白羅羅之俗畧同而飲食惡草盛無不盤饗以

好是好事

好是好事

好

三足釜灼毛鬚血無論鼠雀舐豚輿動之物攫而燔之燔之
不通文字結繩刻木為信女子以善淫名者則人爭取之以為美
也人死以牛馬革裹而焚之居習定者為阿和俗同白羅羅以敗茶
為業

乞佬一曰乞寮其種有五蓬頭赤脚矯而善奔輕命而死黨觸之則
糜沸而越得人片肉卮酒即人軀與之蹈奔湯火以布一幅橫圍
腰間傍無襍積謂之桶裙男女同制花布者為花乞佬紅布者為
紅乞佬各有族屬不通婚姻殮死有棺而不葬置之厓穴間高者
絕地千尺或臨大河不施蔽蓋以木主若圭羅樹其側號曰家親
豎在平伐者為打牙乞佬慄悍尤甚善斂百物之毒以染箭刃當
人立死觸其氣者亦死父母死則子婦各折其二齒投之棺中云

好是好事

古方不心

氏籍地地人
類

以贈求訣也在新添者為剪頭死徒男女蓄髮寸許人死則積薪
 焚之又有猪屎死徒者喜不繫與犬豕同牢身面經年不積得獸
 即咋食如狼狽其俗與仇徒同掘地為爐厝火環臥不施被席
 以牛衣籍之死則男女群家俛尸而瘞之云為死者避壓也
 作橫一曰楊黃其種亦夥石阡施秉龍里龍泉提溪萬山之界往往
 有之生墾苟且荆壁四立而不塗門戶不扃出則以泥封之男子
 計口而耕婦人度身而織暇則挾刀操筍柳以漁獵為業元宵端
 午架鞦韆祥戲逐以淫奔把忌以三月之朔父母之死則焚其衣
 服陪其牛馬云若贈鬼者然
 仲家樵鬻躩屨不通文字好為樓居飲食匙而不箸衣裳青色婦人
 以青帛蒙髮若冒絮之狀長裙細績多者二十餘幅拖腰以綵布

一方若綬仍以青衣襲之在室奔而不禁嫁則絕之喪食尚魚
 而禁禽獸之肉壘以傘蓋墓期年而發火之祭以枯魚以十二月為
 歲首俗尚銅鼓中空無底時時擊以為娛土人或掘地得鼓即壽
 張言諸葛武侯所藏者富家爭購即百牛不恡也

宋家蔡家蓋中國之裔也相傳春秋時楚子往往蠶食桑絜伴其人
 民放之南徼遂流為夷二氏風俗畧同而宋家稍雅通漢語或識
 文字勤于耕織男子帽而長衫婦人笄而短襖將嫁男家遣人往
 迎女家則率親戚筆楚迎者謂之奪親既歸且則進盥於姑舅父
 則燂湯請洗三日而罷喪筮飯蔬飲水二十一日封而識之若馬
 鬣者蔡家在底寨者與宋家同俗故世世連婚在養龍坑者無異
 苗人男女吹木葉而索偶人死不哭遠尸而歌謂之唱齋

台是中
國神信
厚矣

龍家裝徒驪氏之裔訛為今稱其種有四在康佐者獨蓄恣睢懷優
難與約束奸依深林薦莽之間徂伺圍奪急則鼠竄貪而善讎常
以不業為人犇命責連負秒忽不能第遞溪者善入尾灑獨魚必
猶若鵝翎尾灑者猶華言水下也男子束髮而不冠婦人斑衣以
五色藥珠為飾貧苻以蕙苾代之春時立木于野謂之鬼竿男女
仔旋躍而擇對既奔則女氏之黨以牛馬贖之方通媒妁醜者終
身無所取售人死以杵擊椎塘和歌哭椎塘者白也昇之幽品秘
而無識以七月七日祭其先塋

龍家與仲家同俗而衣尚白喪服則易之以青婦人緇布作冠若馬
鐙加髻以笄束之在寧谷西堡之間者多張劉趙三姓一曰大頭
龍家男子以牛馬鬃尾雜髮而盤之若蓋以天笠覆之一曰狗耳

龍家婦人辨髮縲結上指若狗耳之狀亦曰小頭龍家其俗與
左同

冉家邛笮冉氏之裔今酋陽烏羅部落之長多冉姓者一曰冉家蠻
詬之曰南客子其俗散處於沿河佑溪發川之間跋扈不讓尚武
而善獵得獸必祭而後嚼之地有沙坑深者十五六甲昏黑不辭
咫尺土人以皮帽懸燈而入鑿崖石而採之白石若礬謂之砂床
其良者若芙蓉箭簇鏃鏃迸落如榴房之解也碎者末以燒汞為
朱謂之新紅民間貿易用之比錢楮焉坑中往往得敗船朽木莫
測所自朱汞有毒氣能殺人採砂汞滿三年者多死人言飲丹井
者壽又言術上能凝汞成銀鍊砂成金服之可以飛昇此皆幻妄
迺今採者屢屢橫死無算也仙壽之說安所徵哉

其人漢為犍為郡唐為于阗部蓋南詔之東鄙也古者有罪流之西
方曰焚言使偪寄于夷也其人善事佛男女手數珠持香呪祈禱
輒驗多有削髮為僧者號曰提奢稍淳而易治聲音風俗與南詔
畧同謂虎曰金波羅國人一曰尚蠻散處於徕何舞溪之界在徕
沅者尤多言語侏離尚蠻而喜殺情于耕作男子科頭徒跣或跋
木履以鏢弩自隨暇則吹簾笙木葉彈二絃琵琶臂鷹逐犬為樂
婦人短裙長袴後垂刺繡一方若綬習亦如之以銀若銅錫為錢
編以繞身為飾富羨者以金環綴耳纍纍若貫珠也溽暑男女群
浴于河冬月以茅花為絮男女仔拋毬相譖偶意者奔之謂之偷
香飲食不食鹽醬人死以尺帛裹頭為服爭訟不入官府以其長
論決之號曰鄉公

獨人古八蠻之種也五溪以南窮極嶺海迤連巴蜀皆有之椎結斑
衣兒時燒鐵石烙其面以油臘沁之重趺若鞞兒始生秤之以
鐵如其重漬以毒水及長鍛而為刀終身用之試刀必斬牛仰刀
牛項以負刀一負而殊者良刀也婦人點面為花卉瑇瑁蝴蝶
之狀踏歌而偶奔者入崑崗插柳辟人嫁則荷傘懸草履一兩從
入夫家示行色也採竹木為屋綢繆而不斷繩樞篋寶覆以菁茅
樹畜粟豆羊牛雜以為餉不足以山伐獵獸而續之燔爨草具毛
血淋漓雖富者亦惟多釀酒時時沉酗為樂耳不知世有珍羞之
和黼黻之華也山田瘠墾一歲五饑急則藜突漢界持短鎗控大
弩毒矢攻剽墟落踉蹌篋薄中飄忽往來不可蹤跡拒敵則比耦
而前執鎗者前却不常以衛弩執弩者口銜刀而手射人矢盡便

如

投弩拔刀與鎗俱奮山中多杉板滑石膽礬茴香草果檳榔諸藥
物時時竊出市博魚鹽又多散地肥而多稼四方亡命若避徭賦
者此焉逋藪清雜夷中為之通行囊橐鄉道分受鹵獲結黨既夥
則公墮城堡劫官寺故廟之東西歲苦兵事諺云比年小征三年
大征然亦墮矣史氏繁瓠之說雖恍幻難稽然徭人多繁姓者或
訛而為盤云徭僮雖異族而信鬼畏地人畧相同在(粵)謂之要
賊蓋以信義要質而已(秦)時與板楯蠻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二雙
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宋)時范成大帥廣西時令諸徭團
長納狀云某等既充山賊今當鈐束家丁男行持棒女行把麻任
從出入上有太陽下有地宿翻背者生兒成驢生女成猪舉家絕
滅不得對好翻非偷寒送煖上山同路下水同船男兒帶力一點

一齊同殺盜賊不用此款者並依山例山例者殺戮也自其()
二年諸徭無及省界者

徭人五嶺以南皆有之與徭雜處風俗畧同而生理一切陋簡冬編
鵝毛雜木柴為衣搏飯掬水而食居室茅緝而不塗衝板為閣上
以棲上下畜牛羊猪犬謂之麻欄善為毒矢射人物中者焦沸若
炙肌骨立盡雖徭人亦重畏之不敢忤視又善為蠱毒五月五日
聚百蠱于一器令自啖食存者留之持以中人無不死者又為飛
蠱一曰挑生一曰金蠱皆鬼屬而毒人事之可以驟富害人者類
于飲食內之令人心腹絞痛面目青黃吐水而脉沉舍黑豆脹而
皮脫嚼之不腥易以白礬其甘若飴治之以歸魂散雄珠丸在胃
鬲則服升麻吐之在腹則服鬱金下之聚而成村者為崗推其酋

長曰尚官尚官之家婚姻以豪汰相高婿來就親女家於五里外
 結草屋與居謂之入寮兩家各以鼓樂迎男女至寮盛兵為備小
 有言則兵刃相接成婚後妻之媵婢逆意婿即手殺之自入寮能
 多殺媵婢則妻黨畏之否則謂之懦半年而後歸夫家人遠出而
 歸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籃迂脫歸人貼身衣貯之籃以
 前道還家言為行人收魂歸也親始死披髮持餅壘慟哭水濱擲
 銅錢於水汲歸浴屍謂之買水否則隣里以為不孝
 州人古稱天竺咳者焦僂跛踵穿胸僂即狗朝旁者謂之八蠻其支
 而尤異者則有飛頭鬻齒鼻飲花面白衫赤棍之屬今嶺表左右
 及海外諸國在在有之而僂耳交趾遂以名郡其俗各以其黨沿
 習不一好依深山積木以居名曰干欄以射生為活雜食蟲豸以

鼠子未毛毳者啖以崖蜜爵之跳躍唧唧有聲號曰蜜唧以為珍貝
 無版籍部勒每村推其長有智者役屬之虎曰加以火毛子
 稱提陀提陀者猶華言百姓也歲首則即火以土盃十二貯水隨
 辰位布而禱焉經夕集眾往觀若寅有水而卯涸則知正月雨二
 月旱除俗大畧與獺同而好殺尤甚父子有隙手刃者先之若
 殺其父走避於外得一狗以謝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
 報讐相擊必食其肉而臥其皮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剌其面而籠
 之竹本鼓噪而祭之以徼福利黎人鳴蠻也今為瓊崖僑寓四州
 治黎有生熟二種生黎有名無姓不受約束熟黎慕化服後稍同
 編氓多符王二姓其地有五母山山之中皆黎族盤據聚而成村
 者曰崗崗各有主父死子繼夫亡妻及男子文身推結挾刃控弩

婦人戴笄笠爛衣有裙而無袷春時笄女戲鞦韆以誘散仔携手
蹋歌名曰作劇女伴互施針筆涅兩臉為蟲蛾花卉名曰繡面以
色絲和吉具雜織為錦釀酒多雜榴花地產水沉龍涎犀象羽翠
珠璣異物親死不哭啖生牛肉以表哀痛葬則昇襯而行前以鷄
子擲地不破即為吉穴也客至未識者主人穴隙窺之客儼然矜
莊始遣奴布席客坐移時主人乃出不交一言少選置酒先以惡
草具進客食不疑乃喜更嘉殺款曲即親串高會不脫兵仗三爵
後請各弛備然終不離酒所馨歎為忤便握刃相戕時時剽掠省
界為害也

劉人瀕海而居以舟為宅或編蓬水濱謂之火棚以魚釣為業其
色以知龍居故又曰龍人善采水珠螺以繩引石縲人而下手

一刀以拒蛟龍之觸得珠螺則以刀擊其繩舟人疾引而出之稱
是則氣絕矣

馬人本林邑蠻相傳隨馬援北道散處南海其人深目殺喙以採藤
捕蠟為業或曰盧循遺種也故又曰盧亭云

論曰嗚呼諸蠻之俗醜惡不足錄錄之亦有深意焉堪輿乍分函
夏之地黎首蠢蠢與鳥獸無異五帝三王賢聖應作獎掖以仁義
陶鎔以禮樂而匡弼以刑罰然後人知衣冠之華飲食之美而彝
倫之重其在四裔魍魎之與遊豺狼之與居仁義禮樂之教刑罰
之政曾未目覩猶之函夏之初何恠其俗之醜惡也夫風氣人文
相依周轉振古以還四隅之地西北為首東北次之東南又次之
西南其最後者也周初封箕子于朝鮮即為嘉域而淮徐之區攢

為戎狄太伯端委以治吳猶不車祝髮文身之習秦漢開百粵而武帝以閩夷叛亂徙其民於江淮間空其地其時固薦莽狐兔之墟也乃今聲華文物與中州等美武帝遣唐蒙通夜郎閉於昆明元始拓土然直羈縻之而已我朝龍興始列郡縣而西洋海國亦皆賓貢蓋氣化漸開則人文漸被若旋風之披拂首西北而終西南者之明驗也焉知百世之後滇越之地不有聲華文物如閩劇之交者乎又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置官吏之日乎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四

歷代小史卷之一百五

滇載記

新都楊慎編

滇域未通中國之先有低牟首者居永昌哀牢之山麓今地有婦曰沙壹浣絮水中觸沈木若有感是生九男曰九隆族種類滋長支裔蔓衍竊據土地散居谿谷分為九十九部其渠首有六各號為詔夷語謂詔為玉其一曰蒙舍詔今府其二曰浪施詔今縣其三曰鄧賧詔今州其四曰施浪詔今次和之地其五曰摩些詔今府其六曰蒙雋詔今建昌兵將不能相君長至漢有仁果時九隆八族之四世孫也強大居昆彌川今白崖傳十七世至龍佑那當蜀漢建興三年諸葛武侯南征雍闓師次白崖川獲闓斬之封龍佑那

古自之娥白
中經或六
十數印后
後或巨古
心之亦的
行多之

為酋長賜姓張氏割永昌益州地置雲南郡於白崖諸夷慕武侯之德漸去山林徙居平地建城邑務農桑諸部於是始有姓氏龍祐那之十六世孫曰張樂進求遜位于蒙氏考其時蓋唐世也張氏或稱昆彌國或稱白國或稱建寧國其年系莫可推詳

蒙氏始興曰細奴羅九隆五族年首篤之三十六世孫也耕于巍山之麓數有神異孳牧繁息部衆日盛代張氏立國號曰封民蒙氏偽稱南詔實唐貞觀三年也遷居龍玕圖山今蒙化及高宗時遣子入侍朝命授細奴羅以魏州刺史死偽謚高祖又稱奇王子羅晟嗣

羅晟僭立當高宗上元元年至睿宗景雲中姚州蠻先附吐蕃御史李知古請兵擊降之築城置州縣重稅賦因誅其豪雋掠其子女

為奴婢群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於是姚雋路絕晟猶奉唐正朔死偽謚世宗子晟羅皮嗣

晟羅皮之立當玄宗先天元年立孔子廟于國中死謚威成王子皮羅閣嗣

皮羅閣之立當玄宗開元十六年受唐冊封為雲南王賜名歸義於是南詔浸強大而五詔微弱皮羅閣因仲夏二十五日祭先之期建松明為樓以會五詔宴醉後羅閣佯下樓擊鼓舉火焚樓五詔遂滅閣賂劔南節度使求合五詔為一朝廷許之於是盡有雲南之地因破吐蕃卒為邊患不可復制既併五詔乃卜太和形勝左洱水右蒼山山海之交結於子午遂築太和城自蒙舍徙居之立上下二關曰龍首曰龍尾連階遼川永昌石鼓沙追賧龍佉賧後

遣其孫鳳伽異入朝唐授鴻臚少卿妻以宗女賜樂一部南詔於是始有中國之樂死子閣羅鳳嗣

閣羅鳳之立以天寶八年故事酋長謁都督偕妻子行鳳擊家至雲

南太守張乾陀皆私之復多徵求鳳怒反攻雲南殺乾陀取夷州

三十二陷萬州獲唐西瀘令鄭回拜清平官即其國丞相也天寶十年夏

四月庚寅劔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將命致討鳳伽異及段儉魏逆

戰于西洱河唐兵死者六萬人仲通僅以身免封儉魏為清平賜

名段忠國以旌之遂臣于吐蕃吐蕃封之為東帝刻碑國門之外

明叛唐非得已也僭國號曰大蒙始建年號曰贊普鍾十三年劔

南留後李宓將兵擊之為蒙氏所誘全軍沒焉唐益發兵竟不能

克前後死者二十萬人南詔自是始與中國隔絕矣代宗大曆十

四年死偽謚神武子鳳伽異未嗣而死孫異牟尋立僭改元贊普

牟尋以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嗣立有智數善撫衆居史城城今

連兵吐蕃入寇唐神策都將李晟擊破之異牟尋懼改城牟賧直

咩今大國號曰大理自稱曰日東王僭封五嶽四瀆并立祠三

皇廟春秋致祭以國界內點蒼山為中嶽東川界江雲露松外龍

山為東嶽在今勸州一名終雲露山一名雲龍銀生部日界蒙

樂山為南嶽在今樂甸又名無量山其山千仞有永昌騰越界

高黎共山為西嶽在今騰衝一名崑崙東臨瀾江西臨龍川左

悉冬至春方融其秋旁句炎燥商賈愁怨為之語曰冬時欲歸

絕麗江界王龍山為北嶽在今麗江一名龍山其山九峯雲貫

蜀松州諸山相接也以黑惠江瀾滄江路江麗江為四瀆按點蒼之類添洱

河之水立官號曰九爽三托其地東至於銅柱鐵橋蟠桃正榆東
南至於交趾南至於驃國木落山而至於太石西北至於吐蕃北
至於神川東北至於黔巫八方之地屬以八演從中國教令都曰
苴咩別都曰善聞皆中國降人爲之經畫也德宗貞元三年鄭回
說以大義令復歸唐異牟尋然之會西川節度使常臯招撫群蠻
尋因求內附而猶結好吐蕃臯乃爲書遺尋叙其歸化之誠轉至
吐蕃時蕃疑之異牟尋歸附之志益堅九年上表請絕吐蕃復臣
於唐十年自將數萬人襲吐蕃大破之遣其弟獻圖納貢及吐蕃
所頒金印請復號南詔唐以其功遣使冊之賜銀窠黃金印王比
面跪受之宴使者出玄宗所賜器物指老笛工歌女曰皇帝所賜
也茲惟二人在耳使者曰南詔當深思祖考子孫勿替盡忠皇恩

對曰敢不敬使者之命死偽謚孝恒改元二

上見龍元

子尋聞勸嗣也

尋聞勸以唐德宗貞元十五年立死子勸龍晟立

偽謚孝文改元應道

勸龍晟以唐永貞元年立淫虐不道其臣羞顛殺之而立其弟勸利

晟謚曰幽改元龍興

勸利晟以唐憲宗元和元年立死偽謚靖王子晟豐祐立改元全義

晟豐祐以穆宗長慶四年立趨敢善用其下文宗太和三年西川節

度使杜元穎不恤士卒有流入蠻境者蠻衣食之由是盡得蜀之

虛實與其臣羞顛遂謀入寇以勸卒為鄉道襲陷邛州雋三州引

兵徑入成都取諸經籍大掠子女工技數萬人及珍貨而還南詔

工技文織自是與中國埒矣豐祐乃遣使上表請罪元穎朝廷以

李德裕代之德裕保障有方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豐祐死

偽謚昭成子世隆立改元二保和天啓

世隆之立以唐武宗會昌十三年初韋臯開蜀清溪道以通群蠻入貢又選子弟聚之成都教之書數以羈縻之而軍府不時給其餼需南詔因是不肯入貢及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玄宗諱不行冊禮諭令更名謝恩然後遣使會世隆寇簡州事遂寢世隆乃僭稱皇帝懿宗咸通三年田寇安南四年寇交趾殺虜幾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緝據之然洞夷獠皆降五年寇邕州敗還七年節度使高駢大破之復定方州十年世隆傾國入寇陷犍為及黎雅嘉州三州十一年進攻成州不克引還僖宗乾符元年復寇西川陷黎州入寇邛崃關勝負不常二年攻雅州聞高駢改西川遣使請和駢發兵追至大渡河獲甚衆擒其酋長數十人四年復

寇越雋死於景淨寺自世隆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

之虛耗而其國亦弊偽謚景帝皇帝子隆舜嗣改元建極

隆舜

通鑑作法誤也南詔名皆父子相承世隆之子曰隆舜近是

子之立以僖宗乾符四年性好畋

獵酣宴委國事於其臣是歲請和許之又迭請和親廣明元年遣

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中和元年上表款附三年以宗室女妻之

後內嬖失道為豎臣楊登所弒偽謚宣武子舜化真嗣改元二貞

明嗟耶

舜化真之立以唐昭宗乾寧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唐唐欲報以詔

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立四年其

臣斯買嗣奪之而滅其國追謚孝哀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真十

有三世立三百十年而為鄭氏

偽謚昭成于世隆立改元二保和天啓

世隆之立以唐武宗會昌十三年初韋臯開蜀清溪道以通群蠻入貢又選子弟聚之成都教之書數以羈縻之而軍府不時給其餼需南詔因是不肯入貢及世隆立朝廷以其名同玄宗諱不行冊禮諭令更名謝恩然後遣使會世隆寇蘭州事遂寢世隆乃僭稱皇帝懿宗咸通三年西寇安南四年寇交趾殺虜幾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綱據之然洞夷獠皆降五年寇邕州敗還七年節度使高駢大破之復定六州十年世隆傾國入寇陷犍為及黎雅嘉三州十一年進攻成州不克引還僖宗乾符元年復寇西川陷黎州入寇邛崃關勝負不常二年攻雅州聞高駢改西川遣使請和駢發兵追至大渡河獲其衆擒其酋長數十人四年復

寇越雋死於景淨寺自世隆嗣立以來為邊患殆二十年中國

之虛耗而其國亦弊偽謚景莊皇帝子隆舜嗣改元建極

隆舜通鑑作法誤也南詔名皆父子之立以僖宗乾符四年性好畋

獵酣宴委國事於其臣是歲請和許之又迭請和親廣明元年遣

宗正少卿李龜年充使中和元年上表款附三年以宗室女妻之

後內嬖失道為豎臣楊登所弒偽謚宣武子舜化真嗣改元二貞

明嗟耶

舜化真之立以唐昭宗乾寧四年改元中興上書於唐唐欲報以詔

王建言小夷不足辱詔書臣在西南彼何敢犯塞從之立四年其

臣斯買嗣奪之而滅其國追謚孝哀蒙氏自細奴羅至舜化真十

有三世立三百十年而為鄭氏

莫買嗣本唐鄭回之後世為蒙氏清平唐昭宗光化五年既滅蒙氏而自立改國號曰大長和改元曰安國死偽謚德桓子曼嗣立攻蜀黎州王建發兵大破之俘斬數萬級溺死數萬人求婚於南澳澳主以會城公主妻之改元五曰始元曰天瑞景星曰安和曰貞祐曰初曆死偽謚肅文子隆買嗣立改元天應未幾為東川節度使楊于真所殺鄭氏三傳歷年二十有六而為趙氏趙氏名詒政為封氏清平楊于真既殺滅鄭氏遂拔善政而立之後唐明宗之天成三年也改國號曰大天興立僅十月于真又奪之而為楊氏

楊氏名于真既奪趙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義寧改元曰尊聖貪虐無道中外咸怨通海節度使段思平與師問罪于真不能禦走

死楊氏立僅二年而段氏興焉

段氏之先武威郡人有名倫魏者佐蒙氏有功賜名忠國擢清平官

六傳而生思平思平生有異兆楊于真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

得奇戟二品旬波大村又得神驥於葉鏡湖在雲南縣王南饑摘

野兆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

日今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東方黑巖松巖三十

七部皆助之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

夢鏡破懼不敢進兵其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為大夫

夫去首為天天子兆也王瓶去耳為王王者兆也鏡中有影如人

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也思平乃決明且

引兵欲渡莫知所從見江尾一婦人被璽而浣者指曰人從我江

多

解司化如

又

尾馬從三沙矣爾國名大舉從之得濟旣逐楊氏而有蒙國遂改國號曰大理改元曰文德時復晉天福二年也死偽謚太祖傳子思英立未幾死偽謚文經武皇帝國人立其叔思貞思貞以後晉開運三年改元致治死偽謚傳子思聰

思聰以後周廣順三年立改元三曰明德廣德聖德死偽謚傳子

素順素順於思聰未如何屬

素順以宋太祖建隆四年立時王全斌既平蜀欲因兵威取滇以圖進於上太祖鑒唐之禍基於南詔以王斧畫大渡河曰此外非吾有也由是雲南三百年不通中國段氏得以親臨勸勳以長世焉素順十七年改元明正死偽謚應道皇帝傳子素英素英以宋太宗雍熙二年立改元五曰廣明明應明聖明德明治死偽謚昭

明傳子素蕪

素蕪以宋真宗祥符二年立改元二曰明煇乾興死偽謚敬明傳子

素隆

素隆以宋天禧二年立改元曰明通天聖避位為僧死偽謚秉義傳

于素貞

素貞以宋仁宗天聖四年立改元正治死偽謚聖德傳子素興

素興以宋慶曆元年立改元二聖明天明以無道國人廢之而立思

素

思廉以宋慶曆四年立皇祐中廣西儂智高掠廣州敗走大理狄青募死士使大理求之會智高已死於大理函其首至京師段氏至是始聞名于中國思廉立三十一年改元四曰保安政安改德死

偽謚世宗傳子道義

連義以^宋熙寧八年立改元二曰上德廣安為其臣楊義貞所弒楊
義貞篡立自號廣安皇帝凡四年段氏臣岳侯高智昇遣子昇太
起東方兵討滅之而立段壽輝壽輝連義之從子壽輝立二年改元曰上
明傳於正明

正明以^宋元豐五年立改元三曰保立建安天祐避位為僧時國人
皆歸心高氏遂奉高昇太為主而段氏中絕

高昇大有功段氏為國人所立以^宋哲宗之元符二年立國改國號
曰大中國改元上治臨終屬其子太明曰段氏不振國人推我我
不得已從之今其子已長可還其故物爾後人勿效尤也太明遵
其遺言求段氏餘子正淳立之而段氏復興號曰後理國高氏世

垂中
段氏忠
以至於此高

手承續
多作
身太不可

段氏伊尹

相之賞罰政令皆由之國人稱為高國主波斯崑崙諸國來貢大
理者皆先謁相國焉

正淳復國改元天授以高太明為相高太連為柵主遣太連朝^宋求
經籍得六十九家立十三年再改元曰開明文安避位為僧傳子

正嚴死偽謚中宗
正嚴以^宋徽宗大觀二年立四十年改元四曰日新永嘉保天廣運

避位為僧傳子正興死偽謚憲宗
正興以^宋高宗紹興十七年立改元四永貞太寶龍興盛明避位為

僧傳子智興死偽謚景宗
智興以^宋孝宗乾道八年立改元五曰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死

偽謚景宗傳子智連

智連以宋寧宗慶元六年立改元鳳曆死偽諡享天傳弟智諤

智祥以宋寧宗開禧元年立改元天開仁壽死偽諡神宗傳子祥興

祥興以宋理宗嘉熙三年立改元道隆甲辰元兵攻之高禾道戰敗

死宋道使祭之祥興死偽諡孝義傳子興智

興智以元憲宗元年立改元天定壬子歲元忽必烈將兵擊之分三

道進自臨洮經行山谷二千餘里浮金沙江以革囊齊進薄大理

興智及高太祥拒戰大及祥興奔善闡太祥就擒不屈斬于五華

樓下時白日當午忽雷起雷震世相異之曰忠臣也遂虜興智滅

其國段氏自思平至興智二十二主歷三百五十年

元既滅段氏而有其地得五城八府蠻郡三十有七設大理都元帥

府仍錄段氏子姓世守其土故興智封為摩訶羅曷管領八方興

智死元季亂中原多故段氏復據之於是有十一總管出焉

一代總管曰信苴段實元中統二年入覲世祖嘉之賜爾書令總管

大理善闡會川建昌永昌騰越諸郡以功累授行省叅政以攻石

城今曲靖及仁德府今尋甸功錫虎符為總管

二代總管信苴段忠至元中隨元帥伐西林破會川通善闡平休林

武定緬甸之役皆有功授金齒宣慰廉掌軍民萬戶府

三代總管信苴段慶元封為宣武將軍妻以公主入朝歸授雲南省

叅政

四代總管信苴段正

五代總管信苴段隆

六代總管信苴段俊

七代總管信首段義

八代總管信首段光時元大德中中原板蕩梁玉以元宗室鎮善關
與段氏分域構隙至大二年梁王大破光兵光將高遠守羅那關
梁王密招之不從乃賂遠庖人刺遠以其首獻梁王玉并庖人戮
之至治元年王案山產小赤犬群吠遍野占云天狗墜地為赤犬
其下有大軍覆境又時雨鐵民舍山石皆穿人物值之多斃語俗
號曰鐵雨

九代總管段功初襲爵為蒙化知府至正十二年繼立為總管癸卯
明王珍自楚入蜀據之分兵四掠號曰紅巾明王珍自將紅巾三
萬攻雲南梁王及憲司官皆奔威楚諸部悉亂功謀于負外楊淵
海淵海卦之吉乃進兵至昌閣敗紅巾于關瀾江殺獲千計紅巾

其母二紀崇人
關海竟以所
備軍中之程
普能居者中
去人哉

收合餘眾再戰復勝殺段氏驍會鐵萬戶紅巾屯古田寺段氏夕
潛火其寺紅巾軍亂死者什七八又追至回磴關大敗之紅巾大
呼之曰待明年來復仇時功在戰間得王珍母寄其子書云爾征
南務得之不得輕還軍少糧乏我當添補揚淵海效其書跡易之
曰中國兵來急爾宜早歸遂募能入紅軍營者有小卒陳惠願行
王珍得書恐國中有變又新失利遂急收軍功追之至七星關又
勝之而還紅巾既退梁玉深德段功以女阿禧妻之為之奏授雲
南平章功自是威望大著于西南梁王曲意奉之功戀戀不肯歸
國其大理夫人高氏寄樂府促之歸其詞曰風捲殘雲九霄冉冉
逐龍池無偶水雲一片綠寂寞倚屏幃春雨紛紛促蜀錦半牀閒
鴛鴦獨自宿好語我將軍只恐樂極生悲冤鬼哭功得書乃歸既

而復往其臣楊智張希喬留之不聽既至善闡梁人私語梁王曰
段平章復來有吞金馬嘯碧雞之心矣盍早圖之梁王始悟疑於
平章密召阿蓋主命之曰親莫若父母寶莫若社稷功今志不滅
我不已脫無彼猶有他平章不失富貴也今付汝以孔雀膽一具
乘便可毒殪之主潛然不敢受命夜寂人定私語平章曰我父忌
阿奴頭與阿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平章曰我有功爾家我趾自
蹶傷爾父尚嘗為我裹之爾何造言至此三諫之終不聽明日歎
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因令番將格殺之阿蓋主聞變失聲
哭曰昨暝燭下終講與阿奴雲南施秀煙花殞身今日果然
阿奴雖死奴不負信黃泉也欲自盡梁王防衛者乃萬方主愁憤
作詩曰吾家住在鴈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心懸明月照青天青

轉子方來

天不語今三欲隨明月到蒼山恨我一生路裏彩錦被吐嚕

嚕段阿奴昔也施宗施秀同奴反反不雲片波濤不見人押不

盧花顏色改起死回生草各肉屏獨坐細思量肉屏駱西山鐵立

霜瀟灑鐵立松平章從官員外楊淵海亦題詩粉壁飲藥而卒詩

曰半紙功名百戰身不堪今日總紅塵死生自古皆由命禍福于

今當怨人蝴蝶夢殘滇海月杜鵑啼破黠蒼春哀憐求訣雲南土

錦酒休教灑淚頻梁王哀淵海之才縉意欲為已用見詩痛悼之

乃厚恤之令隨平章樁歸葬大理

十代總管信苴段寶功之子洪武元年嗣職梁王遣天刺平章七

攻大理不克乃講和奏陞寶為雲南左丞未幾明王珍復侵善闡

梁王遣叔鐵木的罕借兵大理時寶已長答書云殺虎子尚還喂

品
可

其虎母分狙栗而自詐其狙公假途滅虢獻璧吞虞金印玉書乃
為釣魚之香餌繡閨淑女自設掩雉之網羅况平章既亡第凡整
絕今止遺一嫠一奴奴再贅華黎氏嫠又可配阿嬌如此事諾
我必借大兵如其不可待金馬山換作點蒼山昆湖池改作西洱
河時來矣書後附以詩云烽火狼煙信不符驪山舉戲是支吾平
章枉喪紅羅帳員外虛題粉壁圖鳳別岐山祥兆隱麟遊郊數瑞
光無自從界限鴻溝後成敗興衰不屬吾梁王見之恨寶入骨平
章女僧刻志恒不忘復仇將適建昌阿黎氏出手刺繡文旗以為
寶曰我自束髮聞母稱父冤恨非男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今
歸夫家收合東兵飛檄西洱汝急應兵會善闡又作詩二章曰珊
瑚勾我出香閨滿目潸然淚濕衣冰鑑銀臺前長大金枝玉葉下

詩詞和平

紀事多

牛倦

芳菲鳥飛兔走頻來往桂香梅馨不暫移惆悵同胞未忍別應知
含恨點蒼低何彼穠之花自紅歸車独別洱江東鴻臺燕苑難經
目風刺霜刀易塞胸雲舊山高連水遠月新春疊與秋重淚珠恰
似通宵雨千里關河几处逢後寶聞高皇帝開基金陵遣其叔
段真自會川入京奉表歸款朝廷亦以書報之見御製文集時有妖
巫女歌曰莫道君為山海主山海笑諧園中花謝千萬朵别有
明主來寶教日疾卒子明嗣

十一代總管信苴段明洪武十四年授以宣慰壬戌春正月天兵
破善闡梁王自鳩党屬悉俘明遣都使張元亨馳書穎川侯傅友
德西平侯沐英麾下曰大理乃唐交綏之外國善闡實宋帝畫之
餘邦難列營屯徒勞兵甲請以唐宋故事寬我蒙段奉正朔佩華

篆比年一小貢三年一大貢友德怒拷辱其使明再上書曰漢武
習戰僅置益州元祖親征祇緣善聞乞冀班師友德答明書曰我
大明龍飛淮甸混一區宇陋漢唐之小智卑宋元之淺圖天兵所
至神龍助陣天地應符汝段氏接武蒙氏運已絕於元世寬命延
息以至于今我師已殲梁王報汝世仇不降何待三月傳沐二將
分兵宵緣點蒼顛繞出關下之背先樹旗幟遲明段兵驚潰大軍
策馬亂流而濟明遂就擒并其二子仁義至金陵 太祖聖諭曰
尔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長子名歸仁撫永昌衛鎮撫次子
名歸義授馮門衛鎮撫大理悉定是夏六月元普顏篤復叛拋佛
光寨 先不華叛拋鄧州甲子正月十七日穎川侯傅友德
復自七星關回軍大理平鄧州破佛光寨因定賦法築城隍設衛

堡立學校比於中州列郡焉

歷代小史卷之百零五終

唐伯心集

卷之三



